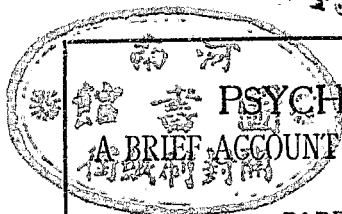


弗洛特心理分析

勒女士著
趙演譯

6002843

48



PSYCHO-ANALYSI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FREUDIAN THEORY

By
 BARBARA LOW, B.A.

Translated by
 CHAO-YEN

弗
洛
特
心
理
分
析

趙
勒
女
士
著
演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弗洛特心理分析目次

各報評論彙選

周恩士博士序

原著者自序

原著者二版自序

第一章 心理分析之範圍及意義……………一

心理分析是一種科學——心理分析的題材——心理分析的性質和方法——

心理分析的最後目標

第二章 心理生活——隱意識的和意識的……………一三三

一個整體的兩方面——隱意識的心和意識的心之性質——勢力之永久反動

目次

一

——「稽察」的工作——隱意識在意識上的表現

第二章 壓抑……………五—

唯樂原則與唯實原則——唯我衝動與社會衝動之發達——原始衝動和文明所加的限制二者的衝突——壓抑之創生——昇化之必要——神經病

第四章 夢在精神生活上所佔的地位及其作用……………八〇

夢為隱意識之直接表現——夜夢晝夢和幻想——夢中的「稽察」作用——後起的夢的機關——夢及其和意識的關係

第五章 心理分析治療法……………一〇四

治療之目的——治療上的要素及方術——分析家在治療上的地位和作用——病人的責務

第六章 心理分析在社會及教育上或然的效果……………一二七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心理分析在社會及社會制度上的影響——家庭關係
的改變及個人自由之增加——在教育理想及方法上的影響

弗洛特近著介紹

關於弗洛特心理學的英文著作介紹

譯記

目次

三

各報評論彙選

『這是一小本心理分析的學理和應用的綱要，是很值得稱贊的……在這科的要義上，這本書乃是一本初步的書，而且是很難再有什麼可以加添的了。』——Westminster

Gazette

『勒女士把弗洛特的學說，給我們一個明白的陳述，並且還求說明心理分析的性質。在最後一章中，她更描寫心理分析一定要在教育上引起的革命。』——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這是一本寫得很漂亮的便覽書……這本潑冷水的小書，設若能使現在的論辨家暫且停止爭辨一分鐘去讀一讀，在把這喧鬧的時間縮短這件事情上，應該是有很大的幫助吧。』——Rebecca West, in the Star

『現在各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我以為都應當知道一點弗洛特的學說，那麼，這本書，便是這科的一個最好的引導；因為這本書又簡短，又明瞭，而讀者方面，也無需乎要有預備的心理學的知識。』——*Woman's Leader*

『勒女士的這本書，算是最好的初步的書，是心理分析的出版界向來所沒有過的。』
——*Journal of Psychology*

周恩士博士序

心理分析的知識所以格外在英國傳播得緩慢的原故，除了對於心理分析的反對因為有一個更深遠甚長久的來歷而外，實際上是還有兩個理由的。其一個理由是因為英國方面對於心理分析這科的標準大著作，比較地不能接近之故；不過，這一種困難，若國際心理分析的刊物流布以後，是會即刻消滅掉的。又一個理由，是英國還沒有一本著作能將這科的要義給牠一個簡明的陳述。我們心理分析的文獻上的這個缺口，就是現在這本著作要想填補的。要想填補這個缺口的，勒女士（Miss Low）並不是第一個人，但她卻佔了很大的方便，因為她預先直接地研究心理分析這科的時候，他所抱的目的，就是想獲得適當的預備來做這樣的一種工作。

對於勒女士做這件事的成功，我們若能有適當的了解，我們便會知道：這乃是一件特

別困難的事業。大凡把一種複雜的科學作一個大綱式的陳述，本來就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在心理分析方面，因為有幾種特殊的情形，便使這種簡單滿意的陳述事業幾幾乎辦不到。第一點，心理分析乃是一種正在發展中的新科學；大凡通俗的陳述，其難易與否，全看該方面的知識完成所及的限度若何而定。穩固的結論，若是已經從多方面明白地確定了，到那個時候，用簡明清析劃定的話把結論表達出來，是很可以辦得到的——縱然結論的涵義複雜得精細得很可以。然而，在發展的初期間，結論比較流動不甚確定的時候，要把這些結論，歸縮在一個易於了解的方式之中，並且還要和常識相融化，便非常的困難；因為部分的推論，是只有那把該項題目作過少許研究的人才明白的。這種道理，假若所得的結論是奇怪而驚人的，尤其不錯，如在心理分析的情形中就是這樣；結論若是越和常識相異，越和成見相反，則使這些結論易於承認或了解，便越困難的。

由心理分析的研究所得的結論，不惟新奇，而且不易容納，這一點，勒女士在她書中已經說明了，而她煞費苦心，想來遮藏結論的這些屬性，其所採用的方法，大概是沒有比這還

容易的吧。至若她將心理分析的學理的各方面作一個公平、直率、前向的敘述，乃是採用一個比較高遠博大的目的，不過所論涉的範圍，又爲向來不曾研究過此科的人所能企及的。關於前一事，我是承認她已經成功的，至若後一事，我只能希望讀者將發見勒女士也有同樣的成功。

Ernest Jones

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原著者自序

有許多人對於心理分析這一科富有興趣，但他們沒有時間和機會入手就去研究弗洛特及其從研者（英國和歐洲大陸兩方面的）的著作，這本心理分析的綱要，就是爲他們而作的。

把一種廣大而深奧的科學的理論極力約縮起來，自然難免使其中所包含的事實有支離不均之弊。這種弊病，我是很明白的，但我只能希望：這概括的陳述切近於真理。假若這幾頁書能够使讀者以後會去研究弗洛特本人的著作，其目的便算達到了。

關於『psycho-analysis』這個名詞，還有幾句話要說說。提到這個名字，本來是弗洛特加在他自己的學理和實際上面的；所以一些人，把弗洛特的觀念爲研究的根據出發，已經在別些不同的方面推闡起來，又一些人，卻把別的學理撥入弗洛特心理學之中，都是不

得使用這名詞的。因為若是這樣，便發生混淆的弊病，而把弗洛特的學理隱蔽了。所以他們最好是學沮里克 (Zürich) 的永格醫士 (Dr. Jung) 一樣，把他自己的全部思想，另外題一個新名辭，叫做分析心理學 (analytical psychology)，而弗洛特自己的學理和技術則成爲心理分析——其實也只有這些纔配成爲心理分析。

Barbara Low 一九一九年八月

二版自序

本書自第一版發行以後，我便接到不少的函件，詢問附錄的「心理分析參考書目表」中，爲何遺棄了許多的著作。我很高興，我得借着這個機會來說明一下，就是我做那個表的目的，只想包括那討論弗洛特學理和技術或其應用的著作，所以結果有不少的著作，雖是關於這種學說的，但因離正題太遠，不適合於我的表，所以便遺棄了。但在這一版中，永格醫士（他本來和弗洛特的學說是有關聯的）的兩本重要著作卻加進去了。

B. L. 一九二〇年八月

The Common problem, yours, mine, everyone's
Is not to fancy what were fair in life
Provided it could be—but finding first
What may be, Then find how to make it fair
Up to our means—a very different thing!
No abstract intellectual plan of life.
Quite irrespective of life's plainest laws,
But one, a man who is man and nothing more,
May led within a world which (by your leave)
Is Rome or London—not Fool's Paradise tt.
Bishop Blougram's Apology (Robert Browning)

上詩譯意，散列如左：

大家的共通問題，你的，我的，一切人的共通問題，並非是要我們去玄想人生裏面有什麼是善的、美的（假使是可能的話，不是的，乃是善的、美的）假使是可能的話，不是的，乃是要先去人生裏面找出什麼是可能的，然後將就我們所有的工具，去找方法，怎樣纔能使這可能的東西變爲善的、美的。所以，這樣辦法，是和幻想很不相同的呀！完全不問人生最平易的法則，用抽象的理智來計畫人生自是不可能的，但有一個例外，一個人，假若他真是一個人，一點也不必多，那麼，他卻是可以走進一個世界裏去的，而這世界，正是你所遺棄的，牠或是羅馬，或是倫敦，但，決不是愚人的樂園。

布羅各拉的自辯

——
布朗寧

弗洛特心理分析

第一章 心理分析之範圍及意義

心理分析是一種科學——心理分析的題材——心理分析的性質和方法——
——心理分析的最後目標

一 引言

「大凡一切有裨益的發見和改革，都是要遭那些只願墨守成規不承認改革之有利的人們出來予以頑固或私心的反對的，這種事情，真是這些發明和改革的命運吧。」

實在是很幸運的，上面的話，並不會完全適用在弗洛特教授貢獻於世人前面的新知識之上，然而，這些話卻很可以使我們記着：心理分析在獲得人們充分的了解而願加公正



的研究之前，是已經遇過一個很辛酸的爭鬪了，而這爭鬪，也許還要延長很久的時間。這理由，要尋求是不遠的。弗洛特他自己就告訴我們說過：他的研究，使他得到一個很重大的信念，就是：人類所要知道要想了解的東西，最後一件便是人類自身。巴特萊(Samuel Butler)氏的話說：「已知者上帝，未知者亦上帝(God the Known and God the Unknown)」就把這祕密的一部分告訴我們。弗氏說：『人類向來論事，總是反其重要的比例而行，所以一個問題，若越覺得是觸着我們一切人的心的，對於那精明的人，便越以為應當要他們承認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蔑視牠，教牠不要開口，並且聲言：這個問題是早已得了最後的解決了，所以牠現在是毫無問題了。』

但是，這種反自知的衝動或傾向是可以制服的，並且為個人和社會的幸福計，也是應當制服的；關於這樣的克服工作，弗洛特就已經幫助我們了，我們要大大感謝他。大概說來，他的工作可以說是新鑰匙之供給；用這些鑰匙，我們便可以打開人格裏素所未通的門戶，經過這些門戶，我們便可以走到從前所揣想不到的區域。用了弗洛特鑄鍊成的傢伙，則將

來在相當的大範圍內，我們不但能防止神經病和精神病之發生，並且能使將來的新時代，走在一條比較合理的路上，而達到的理想境，比我們所夢想的，將要更燦爛，更滿意。

弗洛特創造心理分析的事業，乃是一件堅苦的事業，在內面充滿了困難，而外面，則遭各式各樣的反對。關於心理分析運動的歷史，二十年來工作苦鬪的一件歷史，此處因限於篇幅和機會，未便敘述。讀者有想知道的，可以自己去讀弗洛特本人詳盡的敘述，英譯題名為心理分析運動史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至若論到這種運動的結果之價值，此刻是還不能判定的，但我們此地很可以說：弗洛特心理分析這方面的研究和治療，目下正在歐美諸國流行着，而他的學說，並且也已經開始殺開血路，衝進正統派心理學人類學和醫學的壁壘裏去了。治療患「彈震病」和「戰爭恐怖」的病人，弗洛特心理學的一部分也應用進去了。所以這種新心理學的知識和方法，最後或將要和過去創世的大發明，如牛頓的引力說或達爾文的進化論相埒，而其應用

範圍之大，且將超而過之。誠然，弗洛特原來的理論，將來總要擴充修正的，就是弗洛特本人，也已經把自己的學理修正幾許了。而最後這一件事實，實爲其智力與誠懇的一個大證明；唯有大人物纔能夠接受了解新學理的，他進行，具有強烈的注意，他研究，是立在一個科學的基礎之上。

他看着赤裸裸的無羞的自然，

他見了女首獅身的斯芬克斯(Sphinx)神，忽惡獸，忽神明，

她反覆變幻；他無讚賞，無呵責，

但他無畏地觀察時，他卻挽着她了。

上面幾行詩，本來是用於別個有創造力的大人物上面的，自然也用於弗洛特，自然也很適當吧。

二 心理分析是一種科學

上面我論到弗洛特的發明，把牠和過去科學上的大發明相比，這種類比，論到心理分析乃是屬於科學的範圍而非屬於哲學玄學或倫理學的範圍這一點上，仍然是很能適用的。我們看重這事實，其意義是很重要的，因為心理分析的批評者反對者甚至主張者，每每把不屬於弗洛特自己的研究的意思和推論，攙進心理分析裏面去。我們可以說：在每種科學的理論中，都有玄學鬼附着，但是，至少我們對於弗洛特的研究，不得不接受他自己的定義，就是：他的進行乃是科學的，他的研究，向來就是順着科學的路線走，他試驗他的結論，向來就是用科學的方法，至若別的一些玄想，不論是可以適合於本題的，或簡直是不適合的，他都把牠們排開了。

溯自弗洛特開始其工作以後，其他研究探考的人，便都來到這塊園地裏，帶着一些新的見解，並且還加上些哲學和倫理學的玄想；他們的結論，也許是不錯的，有價值的——這只有時間能證明——但弗洛特的見解和研究方法的特點——建造在經驗科學的基礎之上——卻仍然存在。他觀察心的表象，他第一個人得走進向來無人入過的領域，他一

步一步，得出結論，他用最辛苦最詳盡的手續來證實。

達到同樣的目標（或多或少相似的目標），往往是有許多方法的；有些人，用宗教的衝動及其勢力，就可以把隱意識的心（unconscious mind）及其活動揭開來；有的人，則用創造的衝動（藝術上各式各樣的靈感）；有的，用神祕主義的調和狀態，就可以得到光明。我們所叨惠於弗洛特的，則是他給我們一種系統的方法，這種方法，我們根據公認的科學法則，即能了解，能實行，能試驗，而且根據了科學法則，則有許多經驗，走宗教藝術或和神祕主義的路的人，比較只有少數能得其門而入的，我們便能多量地利用；甚至這些經驗，別的人是不能了解的，而且對於他們，也是格格不入。然而，正因為心理分析是這樣嚴格正直的一種科學，所應用的，只是科學的方法，（一絲不苟，在科學家中是不易常見的，）所以，反對便起來了。預想的學說，傳統的標則，倫理學的思想或宗教上的禁例，是沒有能壓倒以十分耐心和判斷所觀察所試驗的現象為根據所得的結論之真理的；這，至少也是弗洛特的理想；換言之，乃是一個真實的科學理想，然而卻是我們大多數所難容忍的一個理想。記得叔

本華 (Schopenhauer 德大哲學家) 曾指出過：反對真實的最壞的罪人，往往就是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們自己；他們的謬妄，並不是他們不能看出真際，而是不肯假使那真際和他們自己所愛的成見和慾望相衝突，他們便不願意去看了。就在這點，他說，他們便不成其為科學家和哲學家了。他的話是這樣說的：

『教理和哲學上所充滿的一切謬誤和不可言狀的愚蠢，似乎差不多都是起於真誠之缺乏。真理之不發見，並不是因為找不出來，乃是因為尋找真理的那意思，常常只想找出那在先就預想到的意見，即或不然，至少也是不想傷害着所寵愛的意思……』

『做成哲學家的，乃是那應付問題時使胸襟純潔的一股勇氣呵。』

要我們對於心地嚴正真實無私追求真理的那些人，能夠表示好感，是要很久時間而且大大改變我們的觀念罷。還有一點，我們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心理分析所貢獻給我們的材料和活動的領域，都是新鮮的。在弗洛特之研究以前，心理學，實在是『一個無海圖的航行』。對於隱意識的心，差不多沒有得到一點兒知識（即使是間接的），可以說牠簡直

不會認識這個東西。『人類對於新音樂，永不會有一隻好耳朵』（引尼采語）設若這話是不错的——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牠——那麼，新知識只能漸漸地而且不耐煩地被人鑑賞，這件事便可解了（對於「善」或者也是這樣）給新學理以最終極的試驗和盡量推廣的應用，時間是必要的呀。

弗洛特不但啓示我們以新材料和活動的新方面（此爲一切科學大發明的特徵）並且他還使用一種新的方法和技術，他以前沒有一人用過的，他自己鑄造的一件武器，而其使用，並無需乎成法或規則。因此，開始之時，要了解他的工作並且跟着他做，便有很大的困難，但現在，我們已經看出：這種新方法在人心開出可以探索的地方，是無限之多，而可與達爾文學說（這我們可以說已經成了人類思想方法之一部）所啓示給世界者相較了。

三 心理分析的題材

任何人，要想把弗洛特所發見的題材綜述起來，則他的陳述，一定難免是很粗率，很不完全合於真理的，因為要把這樣大的一個題目如科學上的一種偉大的學理者，約縮成很少的幾句話，乃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一種陳述，像本書這種性質這種範圍的一個大綱所能說的，在其中，這種缺點一定很顯明，而且也難免。這缺點，讀者諸君若是碰着的話，假使對於這一科真有興趣，就要去求總源頭，去求弗洛特自己的著作（有許多已由德文原著譯成英文），去求他的準從者的著作。①至若現在所介紹的題材，可以說是隱意識、心之內容及其活動和隱意識與意識的關係的一個考察。

在沒有往前說之先，我們最要知道弗洛特所用的「隱意識的心」(unconscious mind) 這個名詞。先從反面說起。大凡一切心理的歷程，在任何時間內爲人所覺識的，無論其覺識爲明白的，或模糊的，弗洛特都稱之爲「意識」(consciousness)，此外，大凡一切的心材料 (mind-stuff)，在任何時間內不爲人所覺識，然卻能够憶記的（或許要費一點力，

① 參看附錄書目。

弗洛特則用「前意識」(pre-conscious)這個名詞。

但有一部分的心，不爲當局者所知，而且也不能自發地憶起，只有在特殊狀態中如夢、入迷、幻想、癡狂等纔能表現出來，只有用特殊的方法纔能喚起的，弗洛特便稱之爲隱意識 (unconscious)。

這隱意識，其中含有固定的記憶和活動的歷程，是和意識的心之趨向和態度不相容的（這一點在下章中要詳細討論），而心理分析的工作所揭示給我們的，便是這種衝突及其影響。弗洛特探索隱意識的內容及其歷程，便使他構成他的隱意識說，但因有找出一種探索方法之必要，便引他創出心理分析的技術，所以，心理分析法乃發生於前，結果則生出學理。因爲弗洛特預先並不曾「披露」任何思想的隱意識說的。如前面所說，他因爲要研究治療病理的和變態的精神狀態，他的方法便由此創出，又因繼續不斷地應用這種方法，他在隱意識界便有極大的發現。

其次，便是要研究隱意識和意識的關係，這一點，在弗洛特的治療工作方面是極重要

不過的——而這治療方面，對於醫士、教育家、社會改革家以中智的「常人」所關尤為重要。

設若我們稍停一刻，想一想平常生活歷程中所顯現的心之一部，比較起來，是何等的小（縱然在大人物的藝術表現中可以得到較廣的天邊的閃光，）我們便可以了解那為「隱意識心之存在」（這種心是不斷地活動的，但不為我們所覺識，而且在我們的意識自我上，發生一種極深澈的影響，）這種顛撲不破的說法所揭開者，是怎樣的一塊新天地，以供我們的思考研究。這隱意識的心，我們在此處彼處，也常模糊地感覺到；我們說藝術家有一種「靈感」，一種莫名其妙力量，從內心不可知的地方衝出，其活動的方式，也是不可解說的；我們說到那神祕的「暴擊衝動」、「合羣本能」等等。而現在，這些力的活動，我們莫能發見並且可以溯其淵源了。誠然，像一切生命的表像一樣，這些力也許仍然保留着相當的神祕色彩，但若我們對於那些現象，能指導，能變化，能適應，那麼，我們的知識和能力之所得，其價值也便不可估計了。在歐洲中世紀時代，把癩病看做上帝所賞賜的神物，人們在牠

前面頂禮膜拜，結果，成千成萬的人，便因這種病淪於極可怖的滅亡，而在今日，縱然我們還是把由這種偶起之事看做不可解的神祕，但我們已有充分的知識來應付牠，把患病者隔開，限止其傳播，滅殺牠的殘暴蹂躪。同樣，發見了隱意識，也應用了新知識來做這種工作了；我們或許永不會說明了心及其作用，但那包藏在黑暗裏的東西，疾病和禍患就是從這裏產生的，有許多我們現在就已經能說明。而且，更重要的，我們意識心理生活裏面有許多東西，現在我們已經找出他們的來源了，借助於這種知識，我們可望把將來改造得更滿意，適應環境於人類所走的方面，也更合理，把本能之盲從或盲退，改變為明澈的理解。因為心理分析的發見，使我們能把成人精神的情結，回頭找出其原始的形式及來源，所以對於我們的心理內容之價值和實際，我們看得更清楚得多；凡由知識所得的，我們便能駕御牠；我們分析牠，解釋牠；我們更要不會錯，總之，我們是已經知道那隱意識是有很大的意味的——一種最大的意味，簡直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和動力的。心理生活的全體歷程，已不復盡由意識來侵佔了；意識已經知道退在一旁，讓那精神劇 (Psyche Drama) 裏面較偉大

的縱然是不大看得見的角色出來登台了。

四 心理分析的性質和方法

前面已經說過，「心理分析」這個名詞，實包含着兩方面：一為隱意識（及其活動的方法）的學理，一為探索解釋隱意識所用的技術。

至若分析家的工作，則在用極審慎極精確的態度，去觀察追溯病人（包括身體上和精神上的）的一切自發的表像和反動。

談話中所有的一切事件，病人自己或許覺察不到的一切表像（身體上微細的習慣，身體上及顏面上偶然的運動，嘆息，微笑，沉思諸如此類），病人的一切情緒反動，晝夢，夜夢及幻想等的一切材料，分析家都要觀察到。因為凡此種種，都是病人（在分析家指導之下者）逐漸用以構成一綜合體的材料，由此，病人自己便可以看出他自己精神的一張「圖形」來，而隱意識中的那些動作和感情，向來就是潛伏着的，未知的，不可知的，也便顯現（即

使並非完全顯現）到意識界來——但只是呈一種假裝曲解的形式。這種考查，有一個最不可少的特點，便是這考查應當是綜括的、含括的。至若有意識的「唯理的」「自心之不停的選擇和批評，縱然在某些方面是絕對不可少的，但在此地卻要把牠拋棄，讓一切自由流動，自由表現，出現於意識界中。然而這種工作，並不是容易做的。就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近世文明增進教育的結果，使我們都有一種好辯的態度。求選擇，求綜合，不問無關涉的事項，求理性化的衝動，在我們大多數的人，差不多已經成了本能的，而第一件（有時是最後一件）最難克服的困難，便在這種傾向。

所以，只有耐心去練習，持着一種堅強的欲望，讓一切心理的資料都顯露出來，排除唯理的傾向，然後病人自發的表像纔能得着。在此地，分析家可以幫助他，指引他；分析家的作用，就是要看着在自發表像自由流露出來的時候，一有障礙，便察所表現者為何，並告訴病人，這出現是在什麼時候，怎樣出現，務必引他回到真正的研究的路上來。此外，分析家更要盡力造出一種最優良的空氣，適於把一切心理的資料都能引出來。因為病人方面發生困

難的，不單是理智的素養，而且有情緒的發展。心裏有許多東西，病人所以不願宣露出來者，乃是因爲這些東西，過於苦痛，或是太不相適，和他常時發展中的理智的、倫理的或社會的，自我不相融洽之故。恐懼，羞恥，矜持，自愛，這些東西併合起來，便使他壓抑了他所覺識的許多東西，將這向他人宣露的責務，在他，便成了一種最苦痛的責務。這種困難，分析家若有靈巧而富於同情的辦法，是可以去掉一部分；設若分析家能使病人對他發生信任，把他看做什麼隱衷曲情都可以附託的一個人，設若分析家能灌輸病人一點科學的態度，則病人對於這種研究，不但知道把牠看做一種私人間的宣露，而且是一種求知的探索，其中充滿了驚人的趣味和可能，那麼，這條困難的路便平滑得多了。但是在什麼情形中都有困難，且爲做這件事的一切人（尤其是初入手時想知道一點的人）所應當知道的，就是在病人或探問者方面，一種分析中之必需麻煩、忍耐、真摯和勉力，是並不下於分析家方面的。至若分析家自己，應當是一個求知者；若和病人一樣，他雖然即刻得到結論，但結論並不見得就合於真理；要知他的事情，並不在把他自己的理智的和道德的判斷加在病人身上；只在指

引研究，導之入於正當的途徑中，對於病者的情結 (complexities)，顯明之，比較之，對照之，分析爲較單純的原素，設若必要的話，則根據他自己所有的知識來加以解釋。

大家都知道，在分析的進程中，不僅是有理智的手續，還有別的東西包含着；理智自然是要有牠的地位的；但比較根本得多的，乃在情緒方面。大凡病人的情緒經驗（包括附帶於回憶上的情緒經驗和用分析法所引出的情緒經驗二種而言）都可以使分析家得着一種工具，以作進一步的研究，結果，便會引出一個新方向來。以前本來是隱意識的東西，是只有從情緒這條路纔能呈現於意識界的，而這些情緒，也就能用以說明各種精神表像的意義。所以，有些人以爲分析家不過是和病人「談談」他埋藏於心中的事情，或病人自己承招，他們都是錯了的；發動的因素，還是在放出的情緒，目的是在追求其來源，然後，又在情緒自身在個人發展過程中所開闢的新路徑裏面去探索。這「談談」心情的方法和「實際去經驗」二者間之不同，如弗洛特自己所說，正如讀菜單和實際吃菜二者間之不同一樣。

在本書後面一章中，這分析的手續，將要加以詳細的討論；在此地，假如我們知道這過

程是含有充分的時間，辛苦的工作，和不停的處理的，也就够了。對付極其顯著的神經病，弗洛特及其他心理分析專家的證據，都指明有延長分析期間之必要，所以若把時間縮短，那只有冒結果不完全的危險了。至若情節較輕的症候，以及患病者年齡較幼，處理的時間較短，也就夠了。若有人以為延長處理時間之必要（同時還有各方面的耗費和犧牲），似乎是一種障礙，那我就請他們記住：一般精深的科學的探討，常常都是有一樣的特徵的——時間，無限的忍耐，和犧牲。我們知道創造現在通行的解剖學上的學說，或指出血液循環正當的道路，都是需要若干世紀的，然而我們對於這種事實看做是很平凡的。那麼，設若這種極精細極複雜的東西——人類的心——的研究，至少也只要幾個月的工作和思考，我們就有呼冤的必要嗎？

五 心理分析的最後目標

現在人類所利用的這種新知識，牠的最後目標和價值在什麼地方呢？這當然是一個

要問要答的重要問題。在許多人的意思，以為牠的主要目的，似乎在療治那些「變態」——患歇斯特里病的，神經病的，行為反常的——的人，而使其恢復原狀。這誠然是牠的目的之一，並且是已經有顯著成績的一個目的。由弗洛特自己診治病人所得的證據，以及其他種實際心理分析家的證據，都證明這種新科學的發見，確能把那心理上有重患的人提到所謂的「常態」平面上。我們知道有些人，他們經年感受苦痛，神經破壞，精神窘困，做事無力，身體上種種的病症，癲狂，以及歐洲時的彈震病，——都已經得到一種完全的或差不多完全的「治療」，或許我們也可以這樣說，對於人生，得到一種新傾向，而使他們能適應生活上的需要。所以關於這一點，是不復有任何問題了：就是在現在，無論在成文上或口頭上，我們都有充分的證據可以下結論了。在維也納，在沮里克，在荷蘭，在英國，在美國，這種心理分析的工作，正在有素養的專家指導之下，不斷地進行，證據也年復一年地聚集起來。所得的結果，也恐怕無論對誰（病人為除外），沒有像對於分析家自己使他那樣驚異的；除了他而外，沒有誰能知道展現在他眼前的心理衝突之範圍和力量的結果，所以除了他而外，沒

有誰能對於所引起的變化，下一個真實的判斷。不過，那比較粗糙比較顯明的變化，世人卻也能夠有眼睛，不康健之消除，注意力和工作力之增加，參加社會生活及其趣味的能力之增加，締結合意的關係（如結婚交友等等）的能力之增加（這種能力，在以前也許是完全缺乏的），忍受並且控制外界命運打擊的能力之增加——這些事情，都是這成功的心理分析治療的結果，大家可以明明白白看得見的。

所以這便是心理分析的目的之一；而所謂恢復常態，也可以是指那些本來不能適應生活需要的人們而言；並且，設若這分析的治療能有成功的結果，則大家將衆口同音，一齊承認他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業。記得弗洛特曾經指明過：在近代文明生活中，神經病和歇斯特里病，有一種顯著的增加；所以對於這種見解，社會改革家、教育家以及醫士將會首肯的。而所謂文明的壓迫，似乎又太激烈，進行也未免太快；「昇化」過程（Sublimination）（這名詞，弗洛特用來指那和原始衝動〔尤其是性慾本能〕相關聯的原始儲力轉到新方向中而言）或許所求過多，而求之者又過速，其結果便是一種平衡的顛覆，人類求隱意識地



開封有識地達到「昇化」的一種衝突。所以，我們做出一點事情，只要能補救已生的禍患，就是這一點也是比較好的。而且，設若這樣的禍患，我們能够阻止牠不使發生，自然是更好的了。正是這一點，我們便到另一方面了，心理分析的知識的又一目的——就是牠在教育上和人類發展上的工作。

我們對於人類的心理，爲什麼由哲學、道德、宗教、美學、政治學等種種立腳點硬要求一個解決呢？顯然是爲人心所呈現的一種不易捉摸的神祕所引起的。藝術家要想抓住人類的動力而顯露之的時候，他便把這種神祕一再表現出來；哲學家所以要創哲學系統，宗教家所以要作教理，乃是因爲他們要想得到這神祕的鑰匙；政治家的目的，則在利用社會和人類於某些方面，而向着那個目的，他便要去包容所應用的材料。然而，在這些方面，他們所遇見的往往都是失敗，最大的理由，便是因爲觀念都是受限制的，不合理的，然而，在我們今日大家的欲望，卻是要擴大，要糾正我們的發明了。

「我們現在纔知道：人類並不是爲一個平易的自動的主力者，如人類所想像所希望

的，人類實在就是他本來面目的那個樣子——一個生物，對於那些鑄造他的思想和行爲的種種影響，他只能模模糊糊覺識到，而對於那型造較高等較豐富的意識的勢力，也只能用他手邊所用的一切工具，作一種盲目的抵抗。——而將來這方面（心理分析方面）的研
究，是一定會把意見和信仰形成的祕密，和操縱意見和信仰的方法，告訴我們的。」^①

所以，我們斷定人類對於他自身極有關係的東西——他自己的心——實有更要了解的必要和欲望，假使這種臆斷不錯，又假使心理分析對於這種進一步的知識，能够有所幫補，那麼，心理分析之要求我們的尊重和注意，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了。至若論到心理分析知識之應用，自然是不會有無限度的。伴人類進化而生的，我們似乎至少可以看出兩個顯著的特點來——情結和衝突之發達。對於前者之發展，生物學生理學和心理學已經尋出其原委來；對於後者，則有藝術（廣義的）和哲學。

在人類的脚步下，情結和衝突已經織就了絆網了，要想從這絆網中找出一條清明的

^① Ernest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增訂本), Ch. ii, p. 15.

道路來，把不可調和的，調和起來（至少是容納起來），乃是人類本能的欲望。在這點，心理分析便跨進來了，牠具有一種能力，對於這種理想能夠幫助我們，而且還超勝於其他單獨科學之上。我們可以說：牠的最後目標，是在對於精神生活的種種原素，作進一步的了解，作進一步的調協，如前所說，牠用嚴正的科學經驗方法，向着這目標來工作。至若牠的最大限度的可能，在我們前面牠所能應用的區域，將在下一章中大略說到。

第二章 心理生活——隱意識的和意識的

一個整體的兩方面——隱意識的心和意識的心之性質——勢力之永久反

動——「稽察」的工作——隱意識在意識生活上的表現

一 一個整體的兩方面

弗洛特在他研究上最大的一個貢獻，就是他證實一切心理生活，都是統一的，銜續的，簡直不容我們否認的。把心分爲若干「官能」，往日走錯的這條路，到現在已不復可能了：精神生活乃是一個銜續體，意思就是說：任何時間內的精神生活，都決定於以前所發生和當時正在發生的一切事件。在精神界，沒有什麼東西是偶然而來的。弗洛特說：『精神界之沒有「偶然的」亦無異物質界。』

有些事件彷彿是偶發的，但在實際上並不如此。其說明如次：我們的精神生活，存在於

隱意識裏面活動着的，既然有這樣大的一部分，所以我們便必然地不會覺識牠；我們所見的，只是最後的結果，這結果又彷彿是這樣附屬的，不相連接的，無因而至的。所以要瞭解弗洛特的學說，開始不可少的第一件，便是要抓住這件根本的事實，即是：精神乃是一個整體，不問牠活動的是在那一方面；隱意識和意識，不過是這整體的兩方面，在一生中彼此不間斷地交互影響着。我們要知道弗洛特說的其他部分，對於心的這兩方面的性質，是不可不明瞭的，現在我們最好從動力較大的一方面說起——隱意識。

二 隱意識和意識之性質

弗洛特所說的隱意識的心，係指自我的一部分而言，這一部分，乃是爲我們所不知的，不能由當局者自發地喚起，只有在特殊精神狀態（如夢、入迷、幻想、癡狂）中纔能表現出來（而且往往是在化裝的形式中），也只有用特殊的方法纔能激起。「隱意識」這名詞，或許易於引起反對；批評家就這樣抗議着說：因爲我們覺識任何事物，只有借助於意識，所以

除了意識界而外，在其他任何界中，我們是什麼都覺識不到的；因而，「隱意識」這名詞是毫無意義的。

然而，這種反對，卻是建築於名詞上，而非根據於事實的。說我們的精神生活的某些部分，在任何時間內，其呈現於意識界，都是很模糊的，或是很含渾的，或者簡直不呈現，這我們都能完全承認，雖然，我們卻有方法，把這些部分引進較充分的光明中；所以，他們比較至少是在「隱意識」裏面的。或者我們可以引一個最簡單粗陋的譬喻，就是「隱意識」彷彿我們四圍的空氣，這空氣，我們並看不出牠有可見的形式（縱然我們都易感受牠的影響和活動），除了在特殊環境之下，我們也不會直接感覺到，然而，無論何時，只要在一定情形之下，空氣卻是可以知道的，而且還很利害地感觸我們的機體。弗洛特說：各個人心中的這隱意識部分或隱意識界，也嘗呈現到本能的心中來；人自誕生（甚至在實際誕生以前）以後，各種的經驗，不論是遺傳的或其他的，都儲藏在精神界中，而保留其原來的形式。『隱意識歷程的一個極顯著的特點，便是牠們是消滅不掉的。在隱意識中，無終結，無過去，無遺忘。』

而這些一切的經驗，在我們進展的終生中都保留不散，而且還作種種的新組合，其結果最複雜的精神作用可以發生或實際就發生，卻並不成爲我們意識之一部。這種心中的隱意識界所以發生，一半定是由於弗洛特所謂壓抑 (Repression) 的現象所致（這現象以後還有討論，）但有時也只是一種暫時的過程，一個人經驗的一部分，由此和他意識的心理生活的主流，脫離關係，而被排擠於意識之外，或只以矯作的形式而出現。

設若我們回頭來更進一步，把隱意識的性質，再加考慮，我們將見隱意識的特徵，使其異於意識界者，是何等的顯明。隱意識的內容，乃是由「原始的」遺傳衝動和欲望（“Primitive” Inherited Impulse and Desire）組合而成，所謂「原始的」意思是說這些衝動和欲望，乃是屬於個人生活中初期的階段，那時他還不會受着文明的勢力之打擊或型造（即使有所型造，也是極少的，）及至他在生活中前進時，這些文明的勢力，便向他內外夾攻了。正如民衆信仰之係屬於未爲後起文明改變過的原始人類一樣，隱意識則係屬於

①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Brill)

個人的嬰孩和兒童的時代，這無論在內容上，或活動的方式上，都相彷彿。

所以，我們便很容易明瞭：在隱意識中，感情 (feeling) 是主要的因素，反應也是本能的，不受嬰孩期以後意識生活中的羈絆之約束。這一點，我們由瘋人的行爲，或在某種例外的壓迫（情緒，麻醉的酒）下之人的行爲，就很容易瞭解；如我們說，他們的「理性的」自我無所主，影響他們的行爲的，主要的發動的因素乃是感情；這話換過來說：就是他們一時被來自隱意識的衝動所激動，而不受意識的心之干涉。

從弗洛特這種隱意識和意識的學說，我們便可回到他對於全部精神系統更根本的概念去。他對於心的構造，應用着一個臆說，以爲心構造中含有一種創造的力，一種至上的動力，無時無刻，不鼓進一切有活氣的生命，而心理歷程的動力，也就是由此得來的，——這一種概念，和柏格森的「生機力」有點相似，不過柏格森從他臆說演繹出來的東西，和弗洛特完全不同罷了。

一切心理的過程，都伴有一種的精神力，這精神力的分量，多少不一定，只是發要求洩，

自我經驗到這種力的發洩，便感覺到快樂，或是滿足，或是舒暢。我們的心理生活流，便決定於心力的這種趨向（或如弗洛特所說，稱爲「偏好」[affect]，而弗洛特所稱爲「願望」或「欲望」[“wishes” or “desires”]），也便是這種趨向。所以，我們的全部精神生活，係由一些連貫的衝動（或「願望」）組合而成，而這衝動又不斷地生出極複雜的新衝動，或衝動的併合。

而這一切的衝動（或精神力的發洩），其目的只在滿足兩個大原則，我們一切生活所根據的兩個大原則——就是唯樂原則（Pleasure-Principle）和唯實原則（Reality-Principle）（弗洛特自己的名詞）。關於這兩個原則，在後一章中還有較詳細的討論。在此地，我們只要知道前一原則，唯樂原則，乃是個人在原始本能時期的基礎原則，那時，他所受於文明外力之型變者比較還小。而這原則對於一切經驗的評價，是以精神自身中所生的苦樂爲斷，所以在標準上，牠純粹是主觀的。『唯樂原則，係代表心理活動之原始的形式。而爲人類發展（個人與種族都在內）最初階段之特徵。所以，在嬰孩的心理生活中，可以發

見其表率的，而在野蠻人中，比較稍微不完全一點。——其主要的性質，便是要求種種低級的欲望，即刻得到滿足，雖有什麼大的犧牲。亦在所不惜，並且這種要求是永不會滿足的。所以牠是極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的、個人的及社會的。」^①

關於上面的說明，此刻是不必多加論述的，嬰孩之顯出這唯樂原則之存在，而為其一切行為之根本動機，是比較易於觀察的；嬰孩是只知道他自己的欲望的，他強頑地要求食物、溫暖、母親的懷抱或他心中所想到的任何事物來滿足他的欲望。

但是，在嬰孩中，我們不但能看出唯樂原則的活動，而且這活動所採的方式，也是很少化裝的，都是赤裸裸的毫無羞恥的。」

原始人民創制精巧的禁例，以圖規避他的強烈的自求的衝動所生的結果，可見他們也承認有唯樂原則之存在；而在所謂「文明」人，卻往往用驚人的機巧，把這促動他的大部分行為的唯樂原則，蒙上虛偽的罩子，而曲為解說；然而，我們只要把我們的幻想和夢，我

^①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p. 3.

們的自願的無理的嫉妬情、驕傲情緒等等，不爲我們所愛好的東西即不承認其實際存在的這傾向，一加研究，便可見我們內部實有唯樂原則之存在，而且常常都居於支配的地位。文明發達以後，再益以陶冶的、倫理的、宗教的和社會的影響，固然把這唯樂原則的勢力改變了許多而適應之，然而卻沒有一點文明能把牠或牠的動力消滅掉。牠的活動，常常不是直接的（尤其是在隱意識中），或就是間接的（在意識中用化裝的形式），不和另外一個精神大原則——唯實原則——合作，就和牠反對。弗洛特說這原則的作用，是在適應機體於「實際」——即指個體外圍的有生界和無生界——缺乏之時。所以個人若不能應用唯實原則的時候，或者終生不能應用的時候，他顯然也就不能生存了。他要保持生命，他便不得不承認海、空氣、重力、火力野獸具有超等的力；即使是在極原始的社會中，他也承認他的同類有要求、有需要、有超等的力，所以，我們是很能適應外界環境的了；但是這種適應的程度和完成，卻有無限種之多，及至適應發展到較高階段之時，我們便感受種種困難了，因而生出精神上的衝突，亦即弗洛特已經開始宣露給世人的那衝突。這時，我們意識生

活——我們也可稱為理性的生活——中的顯要因素，並非感情而是理性（Reason）。這種理性的生活，我們每每把牠看做常態生活之全部的（或差不多是全部），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乃是在個人中逐漸發展的創造品，乃是遺傳和外界壓迫——家庭，社會，宗教，文化——引起的反動兩方面併合而生的一種結果。這種生活，對於新生物所由誕生的環境是適宜的，能應付的：因為一方面，既為新生物有意識地明瞭了，他方面，又使人類能維持其生存，把那更單純的精神原素，一點一點加以改變。然而，這精神原素，卻仍然存在，消滅不掉，仍然具有潛勢力。因此，勢力之一種永久反動的情形便發生了，這情形，便引起內部精神的衝突。

三 勢力之永久反動

我們已經知道：人類的原始精神，為求自己的滿足起見，是不得不把「文明」所建造起來的禁例和改革推翻的。但是因為那發達進化較高的精神，當然也傾向於自己欲望的滿

足，因此，便是一個競爭的問題，一時是一組衝動，一時卻是別一組衝動，而兩組混合活動，更是常事。因為在各種衝動之間，常常有一種不斷的交變：唯樂原則的欲望，刺激人類，而引起其較本能的思想或行為，所以其較原始的自我，便無法把牠取消，把牠減弱，但是設若「理性」的自我得勢之時，這原始的自我，當然便被取消被減弱了。誠然，這樣的一種情景，是容易設想的，因為在無意識中，原始的精神往往是發動的因素，而其勢力，也較「理性的」自我大得多。然在同時，就是這原始的精神，又永久受着意識反應之改造與型鑄，所以，在相當時間內，牠自己顯現於意識生活中的時候，所採的形式，反而和較文明化的精神所加的必需條件更接近。我們看：少年人的欲望，不能出現於意識中的，出現於夢中所採的形式，卻是一種粗略的，而非化裝的，便是一個明證。例如：保姆或嚴母對於少年人施以威權，則這少年人做夢的時候，便是把這討厭的保姆或嚴母殺掉，砍掉，或惡魔樣地撕成幾塊。而成人則不然，他要想把那有害於他自己利益的某人去掉，為表示這欲望，他便夢這人怎樣怎樣死掉，或怎樣害病，或怎樣作長途的旅行，這多麼婉轉。文明要求說，他不可有冒犯他的同胞的意

思；這在他的夢的外形上，他是尊重了，然而要注意，到底在本質上，這欲望和較原始的兒童夢者的欲望是一模一樣呵。

在意識上加以壓抑——這是永不停止的一種歷程——結果便生出許多的隱意識。個人自誕生以後，即感受無數量欲望之受壓抑，這些欲望，便不得不避居於隱意識中，時時在他夢中，幻想中，以及經常的思想行為中所出現的精神材料，便是由這組成的。有人說，這種壓抑過程，應當屬於那促進人類進化的昇化過程之一部，這似乎是很切要的，而這樣一種過程，對於原始隱意識之表現，不用說，一定給與深厚的影響——尤其是壓抑存在的地方，意識生活中便一點出路都沒有。前面所舉的例，仍可以來說明：教養兒童的方法，假若是一種無暴躁而無抗拒的，又假使他所受的訓練，都使他覺着：忿怒，爭鬪本能及其他最強暴的情緒，乃是可以受到責罰的，又假使他堅信：時時愛他自己的家庭，乃是他的莊嚴的責任，又假使他禁止自己說粗鄙的話——（假使他生來有一種中和的氣質，）他便形成一種隱意識，而使那些不能照常發洩的本能，在裏頭大逞其活動了。

最近我親自考察過的一件病情，更能作有效的證明：一個年約五十的學者，富於感受性，辭氣文雅，據他自己和他同事中若干人的觀察，他似乎稍帶女性，不大喜歡平常用筋力的事情和快樂，頗有夢想家藝術家的風味，他發見（使他極為驚異）他屢屢在夢中浪用粗鄙穢惡的話，或在睡眠中所說的夢話，也是這類話。就是這時候，他的差事是很危險的，就是他的專業已經減縮許多，他的家庭生活，也受了種種重要的變化。這似乎是隱意識已經得到了表顯其自身的機會，所以，我們便看出：他意識生活的顯著的特徵，如不必要的文雅溫和以及「較粗鄙」較勇武的原素之缺乏，在隱意識中便補償起來了：因為他幼年時代感受壓迫（這壓迫在年長時更加利害），遂使堆塞於隱意識中者，便格外的多（他記得：他所崇奉的母親，就是在他四歲或五歲那樣小的孩提時代，也不能容他在她面前弄出一點聲響如用匙敲桌踢腳跟之類），並且這些資料，仍然保存其勢力，而不出現於任何意識的表現中，如學生時代說土話村言或粗謔之類。

① 把淫穢浪語的意味加以最有味的說明的可看 Dr. S. Forenazi; Contribution to Psycho-Analysis, Ch. iv, Ernest Jones 譯。

再舉一個例：若是父子間的意識的關係，常伴有多量的壓制，那末，就是一直到成人生活中，父親的影像，在隱意識中便換成一個可怕的要報復的神。這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設若在兒童很小的時候，父親對於兒子，疎遠得很，而加諸兒子的威權，又只有懲責，在他面前，有種種的禁例，兒童在他當前，不能有一點自發的內心表現，然而兒子對於父親，卻要尊敬他，親愛他，那我們便往往發見：隱意識所生出的父親的影像，必帶有兒童素所追求的一切所欲的和可欲的東西，以圖補在實際界不得滿足的空虛。所以，基督這個概念，以愛、慈、忍，及全知為統攝的因素，也許就是隱意識的創造品，來補償早年猶太人所設想的嚴肅的雪仇的父神吧。

同樣的情形，因為意識中的壓制，影響着隱意識，所以在這兒便有一種正相反的作用不斷地發生着——意識被隱意識改變，換形。

關於這一點，我們若再回到弗洛特對於心質的根本觀念去，恐怕對於前一種情形更易明瞭。

隱意識本質上就是本能的，動性的，而且無時無刻不求其欲望之滿足，而這種形式粗陋的欲望，又一定要和人類「文明」化的欲望相衝突。所以，戰場上便發生相反二力之爭鬪，在這衝突之中，那有力的隱意識便不得反攻文明化的勢力，並且有時還戰勝文明化的勢力。這類例證，在我們各人中都看得見，而最明白同時又最顯著的例子，或許要推弗洛特用那樣明澈的方法所治療者為最（載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一書中）就是隱意識流繼續增高，然而往往又不直接表現出來，卻去改換意識的形式，變為躊躇，為困惱，為暫時遺忘。且引幾個實例，或可有助於我們的了解。有一個症候是把一個名字忘記的：弗洛特的一個病人，和弗洛特談起某夏季所到過的一個地方，說他知道那地方有三個旅館。但弗洛特只承認有兩個，說那一個旅館，究竟有沒有，還待討論，他說：他在那鄰近消夏有七次之多，所以關於該地他所知道的，自然是比他病人所知道的要多。但最後那病人終於記起那旅館的名字了，證實其為『The Hochwarther』於是弗洛特也就「想起來了」——承認實在有這個旅館，而且牠的名字，他在七

個暑天屢屢見過走過的。爲何這旅館和牠的名字會「遺忘」了呢？弗洛特應用了自我分析法，便發見這旅館的名字和他維也納的一個同事的名字 Frankl-Hochwart 有些相似。弗洛特的隱意識，對於這個人的事業和存在，是很不高興的；因爲 Frankl-Hochwart 乃是弗洛特的反對派，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危險。但是，這樣一種態度，是不得弗洛特的意識界承受的，因此便被壓抑在隱意識中；所以只要有一點關聯，無論怎樣的微弱，若是可以把這苦痛的不得承受的觀念引進意識之中的，便非把牠不問不可；而那旅館和牠的名字，已經成爲這樣的一種關聯，所以一定要把牠「遺忘」掉。所以就是在回憶名字這樣一個強烈的有意識的欲望之前，隱意識也統治了意識。

至若隱意識借所謂「失言」(Slip of the tongue) 來活動的例子，弗洛特是給我們這樣一種病情：有一個醫生，醫治一個有錢的婦人，到了痊癒的時節，他鼓勵她，安慰她，希望她最近到鄉村旅行一次，她可望得到快樂，最後他說：「設若你願意不即刻離開你的牀，如我所希望的，你便可以過一種很快樂的日子。」

在這失言中，是有完全隱意識完全自利的動機活動着的，因而生出這樣的失言。在意識的態度和行爲上，他是醫生中之最熱心最不自利的，他把病人的利害放在第一着，並沒有想到酬答；但是，那要想繼續診治那富人的欲望，卻只是發見於隱意識中，而且自己衝出來了。

有一種有趣的「遮藏記憶」(concealing memory)，也是顯露隱意識的。

一個人已有二十四歲，但是他五歲時的一個影像，仍然很鮮明地保留着：是在一個涼亭中，他坐在他叔母旁邊的一張小檯上，他叔母教他羅馬字母。M和N兩個字母，他總是分不清楚，感覺困難。他要求他叔母教他究竟怎樣區別。他叔母就教他注意M字母中那特殊的部分（不止一個屈折）。爲何在千萬其他事件中卻有這一點小事很鮮明地保留着呢？這原因終久明白了：因爲這個影像的記憶，實在是用來遮蓋一種更深的欲望的——就是過後幾年要想找出男孩和女孩的區別的一種願望，而且仍然是經過那叔母的媒介。並且，當他的欲望已經實現的時候，他發見男孩（如M字母）有一部分，是女孩（如N）所沒有的。隱

意識喚起他五歲時學字母的無傷的影像於意識界，他便再記起這欲望了（一種非化裝的記憶，而爲他成年時的心所不能承受者。）

所以，我們可知隱意識是無時無刻不型變我們意識的行爲的：求偶的男子所希求於理想配偶的條件（精神方面和身體方面）一定是不知不覺地復現幼時他所接觸的女性——他的母親，奶姆或長姊——給他的許多印象。姿色，容貌，聲腔，姿勢——一個人格中的這些東西對於我們的意味——都可以追溯到潛藏於隱意識中已經忘掉的印象和欲望。我們都知道：有些人有一種似乎很奇怪固執（我們甚至稱之爲乖戾枉情）他們老是追求他們所欲構合的理想境（如求一個理想的婦人，理想的住在地的，理想的房子）毫不放鬆，並不覺察他們有任何有意識的強烈欲望，然而，他們的隱意識的欲望不得滿足，他們不會滿意的。

在極端的情形中，如通靈界消息的人，受催眠的人，瘋人，隱意識之形換意識，驅使當局者做出他在意識中所反對的行爲，是容易看出的。隱意識和意識這兩個大力，我們已經知

道，可以同時存在而為相衝突的原素，但也可調和於穩固黏合的「心流」中。

這似乎是一個平衡問題，而在我們人類生存中，這樣的平衡所以成爲一種龐雜而不著實的事業，乃是易於了解的。這樣的平衡，我們往往不能得到的情形，只要用神經病、心理的缺陷、瘋狂的現象，就很可能明明白白地證實了；而能得到滿意的多量的平衡者，顯然是在那些有使用其能力的材幹滿足其生活目的，又能得到多量的快樂和效率的人們；而這種平衡罕能完全達到者，則可由任何方面的大藝術家和創造家來證明。

夫所謂大藝術家大創造家者，乃是內心中兩種大力鎔合了的人，所以當他「有意識地」創造的時候，如我們所說，他也更創造一些非他意識界所知或所能解釋的東西：什麼禁例都被他取消掉了，隱意識便可以開口說話，於是意識便把這樣得來的知識（理智的和情感的），自由承受，自由解說，自由使用。所以這種調和歷程之發生，若愈深澈，則創造家在大滿足路上前進者便愈遠。再者，設若他所有的心材料，是一種極有體系的，則我們所得的創造品上所刻印的表記，便是天才——即使不是天才的創造品，也是那隱意識得充分

自由去認識創造品的人所作的——如莎士比亞的哈孟雷德和黎爾王 (Hamlet and King Lear) 托斯托益夫斯基的加那碼佐夫弟兄 (Dostojefsky's the Brothers Karainzor) 文西的孟那里薩 (Leonardo da Vinci's Monna Lisa) 牛頓的萬有引力說 瓦格那 (Wagner) 的音樂 弗洛特自己的隱意識說，都是這類的創造品——而這些（這不過是從世界最大的現象中挑出少許為例而已）都顯示隱意識和意識這二力的合作，已到了最協調的程度。所以，設若人類能更了解這種調和的歷程，而且有這麼一天，那我們可望產生的，縱然不是天才的作品（因為這是一個不可計算的分量）至少也要勝過個人的才性和本能的創造力所產生者。

我們由這樣的反省，自然便考慮到隱意識和意識常常有這樣衝突（並非協合）的情形，究竟是由什麼一些狀況或條件所致的。『雖然，解決壓迫和被壓迫的二力之間的衝突，總是可以辦得到的，只消把被壓迫之力之儲能，引在別的方面去就是了，和物質界之力之保存與轉變是很相同的。因為個人前途的發展和精神的協調，大賴於這種轉變的態度。轉』

變若是協合於外界實際和意識理想的要求，這就表示文明和陶養的進步，得了一種很重要的利便，因為有多量的儲能已經獲得自由，去盡心於完成那滿足社會需要的工作了。」

四 「稽查」的工作

對於這種情狀，弗洛特曾賜給牠一個名字。他以爲個人時常都有一種勉力以求其自身適應於其精神的環境，這種勉力，因此就和他的較原始的精神相衝突，而把牠壓迫下去，結果，隱意識和意識之間便發生了一種界限——他稱爲「稽查」(Censorship)的一種界限——因爲這欄柵的作用，是在監視禁止那原始精神的表現，所以大凡和意識的要求太不相當的地方，那原始精神便受監禁，不得出現。

在個人中，至少也是關於某種現象，稽查作用的漸進，是很容易看出的。嬰孩和幼兒在

最初顯然是不認識所謂禁例的，而原始的欲望也就可以隨意顯現於行動和語言中。

繼後，外有訓練，父母的命令、教育等等，內有其「文明」之增加和精神的發展，於是一種稽察的作用，便由外由內，一點一點地發展起來，而原始的欲望便開始受壓迫了——替牠們做的一個監牢——當文明的力量由四周逼近個人的時候，於是隱意識和意識間的界限或稽察，其力量逐漸增強，範圍也逐漸擴張。

稽察莫是力量最強最強的了，然而還有更強的隱意識在，隱意識老是要「乘隙」而出的，所以我們還是能見其實際的表像，其表現或直接或間接，則依精神狀態而定。牠也許是探直接的方式而表現，如在瘋狂、發譫、夢、入迷這類的狀態中便是；以及在所視為罪犯的行為中——如強暴的抑制不住的兇殺的忿怒，神祕性的直覺的機巧，對於淫事的好奇，毫無遮蓋的裸體表露；以及較合常態的「日常」生活中弗洛特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裏對我們講過的一切行為——失言，筆誤，不在心，煩惱，不可解的認識，彷彿是忽然得來的知識，千里眼等等便是。

凡此種種，都是直接的表現——縱然平常很少這樣承認過。至若那較精細較複雜的表現，則見於間接的方式，非用仔細的研究和隱意識的方法及象徵之知識是不能認識的。間接的表現，係見於昇化（弗洛特用以稱某些精神歷程的一個名詞，後面還要詳說）的方式，自愛病（Narcissism）以及在「彷彿是忽然得來的知識」和「千里眼」之間的其他一切特殊反應。

五 隱意識在意識生活上的表現

在這一章中，關於隱意識的這種直接的或間接的表現，我們不能細敘申述。在後面幾章中，我們還要略有討論，至若現在，只要幾個例子，便足以證實，在我們各人裏面的隱意識的這種力，無時不求從稽察之下逃出；有時若是成爲稽察的奴隸；腳上繫着鐐銬，當然是橫被阻遏不能逃出了，有時只能現出幾分，或採曲折化裝的方式；但有時勢力非常強大，可以冲破稽察的界限（Censor-Barrier）復現其舊日的氾濫澎湃的勢力。

開頭我們若說這最後一種表現——顯然是變態的病理的狀態——我們便得到最好的例證。我們知道：酒醉的時候，就是受過教育有修養的人，對於常態中他確實所不能的動作和語言（穢語咒詛）也會任意地做出來，說出來。在這種情形中，說這樣的話（這種語言自身，乃是作為「遮蓋」對於這語言所指的別種題目或觀念的興趣之用）所感受得的強烈的興趣和快樂，因為為意識生活中文明的利益計，曾被稽察加以嚴格的壓制，現在因意識及其管理受了阻礙，所以便碰發出來了。這是仍然存在於隱意識中的原始興趣之直接表現。

且論莎士比亞的黎爾王，黎爾王當他「瘋病」發作的時候，對於他的兩個長女，就是那最可怕的非尋常的話，都可以想出來，說出來。因為這樣的觀念，本來是屬於他的隱意識，假如他的行動受稽察統治的時候，是不能出現的。托斯托益夫斯基在獸子 (Idiot) 一書中所描寫的英雄，關於隱意識以極可怖的勢力而直接表現的情形，給我們一個更進一步的說明。這英雄的全部精神，其特點便是稽察統治力之喪失，所以他說話，他動作，他戀愛，完

全不問文明勢力所加的阻礙。因此，在他同人的眼中，他便是一個瘋子，然而，各人的隱意識，卻無時不與獸子的隱意識的要求相當。

此外還有些似乎瑣屑的較小的「裂痕」(Tealagen)，然而一樣是隱意識的表徵，弗洛特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和機智及其與隱意識的關係 (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一書中已有詳盡的討論。對於這些要想了解得更明白的，應當自行去讀這兩本書。至若該二書的內容，前面所引的例子，可以給我們一個觀念。

關於原始隱意識在意識生活中表現所採的間接方式，最有趣味的一個，大概要推自愛症 (narcissism)，就是個人只愛他自己和自己的一切東西。這種自愛症，在人類行為中是一個極強烈的動機，乃是由原始的自我保存本能和嬰孩時代精神自我之愛——即身體運動時所感的快樂，皮膚的感觸，種種機能和食慾——推行出來的，在成人生活中則成一種較「文明化的」自願 (self-interest) 但原始態度之記憶方面——虛浮，毫無遮飾的裸體表露，唯我主義——仍然保留着，不過都經過改變以圖適於嚴格的稽察之要求。

這些改變，無時或息，由此我們便到弗洛特所謂昇化的精神狀態。這是被壓迫的性慾衝動，離開了牠們原來的對象——即自我——轉變到另一些事物上去，這些事物是服從個人及社會之社會的和文化的生活的，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們便常常間接受着隱意識的影響。如原始的好奇本能（本來是對於自己的和旁人的身體的一種好奇），則昇化為求知的，研究的，科學探討的衝動；原始的殘暴本能，則或轉變為一種戰爭的衝動，或為外科治療上的技能，或為對於逐獵的愛悅；原始的自愛，則發展為對於身外事物的關心，更進則為「常態的」性衝動和活動，而由此階段，性慾更向藝術及一切創造的想像方面而發展。就是在品性反應裏，我們也可以看出隱意識的活動，來溝通愛己和昇化兩方面的欲望的間隔。我們且把兒子對於他母親的愛的關係這樣的一個例來說明。在這個情形中，兒子對於母親，有一種隱意識的性衝動，這乃是較原始的自愛本能之一種表現，其欲望在求滿足而得快樂；和這衝動相混合的，又有一種較昇化較發達的——即對於身外物的關切和柔情以及對於該物的思考能力。這在真正常態的兒童（就說是七歲或八歲罷）結果便

是嬰兒時代的衝動和較「文明化的」唯我的要求及慾望——敵意柔情，自我犧牲等等——之混合。

於是這個兒童，如遇見生人，他便設法防止，他要他母親只和他一個人在一處，若有人受着他母親的照顧，他便嫉妬起來，他母親生活和行為中有不影響他自己的，他便置若罔見罔聞，同時，更發生許多完全不合實際的柔情，自我犧牲，以及思想——如尊他母親為皇后，對她輸財奉裕，要他母親常常穿綢着緞，為她做為偉大事業等等。及至青春時期，兒童求昇化的慾望更加強烈，更加利害（縱然是隱意識的），昇化歷程和隱意識之要求間的衝突所引起的反應，更是顯而易見。向自我方面的縮回（*withdrawal into self*）（如羞恥，癱氣之乖張，愛孤獨，）往往是隱意識的愛己的自我求世人關切和注意的衝動之表徵，然而卻被阻於求協同求犧牲求社會讚賞的一樣強烈的昇化性的慾望。夫那稽察的界限，既因文明的勢力而堅固起來，所以那動力較大的隱意識的慾望，當其和那生生不已的稽察爭戰時，自然便被壓抑下去。試將平民的兒童，和受過高等教育的文明階級的兒童一加比較，

便可見在前一種情形中，因其所受於文明勢力之限制者較少，所以在某些方面，其隱意識表顯的機會較多。在身體事件上，在性的事件上，在情緒的表現上，有一件公認的事實，就是：「不會受過教育的」階級人民，牢籠他們的那禁止的力要比較少得多；所以他們對於性的事件，看得很平淡，他們也很少實行身體的機能（在學校或其他機關中教育社會背景各異的兒童的時候，觀察這一點是很有趣的）；他們發舒情緒，也很少有限制（試把戲臺上的行爲和廡舍中的行爲比較一下罷。）自然，任何人都要受其四周的文明勢力之影響，這無庸多說的，然而影響的勢力，卻有各種程度之不同。我們且再把各時代各地方藝術形式中的限制比較一下吧。例如非基督教的藝術和文學，他固然有其自己的限制，然而對於文明的一個勢力——即基督教——所加的限制，卻是自由的。這效果是很顯然的：在某些方面，在這基督教稽察之下的，隱意識便逐漸被堵塞起來，而關於性的事件者尤其顯明，所以其結果，非基督教和基督教對於性所持的態度便完全不同。然而這不過是一個說明的例證而已，其他可援引的事例還多得很多哩。

本章的末尾，我們且在下面引弗洛特的話來結束：

『向來對於意識的性質，過分重視，因而現在生出一種反動，而這反動，我們若要對於精神的行爲，有任何正確的了解，卻是不可少的先行條件。借里鋪斯 (Lippa) 的話說：『這隱意識我們一定要承認牠是精神生活的普遍基礎。隱意識乃是一個較大的圈兒，其中包括許多較小的意識的圈兒，無論什麼意識的東西，其第一步總是在隱意識中；所以，隱意識既可以在這一步上停止了，但牠仍然可以要求富滿的價值爲一種精神的活動。我們或者可以說：隱意識纔是實在的精神；牠的內性，也如外界之實際一樣，並不會爲我們所知，我們由意識材料得到不完全的報告，正如我們從我們感官的指徵得知外界一樣呵。』

① Lippa: The Conception of Unconscious in Psychology.

② Freu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h. VII, p. 486.

第三章 壓抑

唯樂原則與唯實原則——唯我衝動與社會衝動之發達——原始衝動和文明所加的限制二者的衝突——壓抑之創生——昇化之必要——神經病

一 唯樂原則與唯實原則

在前一章中，我們已經說過：據弗洛特的研究，發見所謂精神，乃是人類較原始和較進化的兩種衝動間的內心衝突所用以表演的一個臺子。在那衝突的進程中，並且為達到其目的起見，於是有所謂壓抑。

現在我們若要了解壓抑作用規定精神衝突的情形，不得不回到關於精神生活的兩個大原則——唯樂原則和唯實原則——的討論。

前面已經說過：唯樂原則乃是人類的原始衝動，以感情為其主要的動因。生活發端的

時候，即行出現，而在嬰兒時代的身體方面，心理方面和感情方面，都表現得極其顯著明白。初期純粹唯我中心的衝動，即其表象，這衝動永是尋求快樂，營養的快樂，許多種身體機能的感覺等等。這些唯我的衝動，對於自我保存和自我發展，顯然是不可少的，而且能限制那不能達到個人目的並且引起痛苦和損失（沒有快樂）的一切耗費。但是，關於這，有一點很重要必須注意的，就是：所謂痛苦，若是增加感覺的強度，仍可以使個人快樂；所以唯我衝動有時所尋求者也許是痛苦，而其目的，卻在把這痛苦轉變為一種較強烈的快樂，例如新生的嬰兒（且可以繼續到成人生活中）有時故意停止呼吸和大小便，以圖這緊張最後發洩時，得到大量的快樂。在這種情形中，實行唯樂原則，是用的增加自己痛苦的方法，後來求凌辱異性的衝動（Sadistic Impulse）和求異性凌辱的衝動（Masochistic Impulse），便是由這源頭發展起來的。較唯樂原則更深一層的，也許還有涅槃原則（Nirvana principle）——即是新生的生物想回到那全能時期，其中沒有不會滿足的欲望，好像在母親的子宮裏一樣。弗洛特說：所謂誕生，在個人的精神生活上，並非新的發端，而是用以插斷其

生前境地的一件事。在其強度和驟然性上，這一個插斷或間隔是可怕的，痛苦的，但並不會就把個人求先前的景地的欲望抹殺掉，因為這景地是他終身所要求轉回去的，這樣，他便可以轉回到他所愛的全能，再得恢復自由而脫離外界和內界的束縛阻礙。這樣一種欲望的作用，在人類乃是一個後退的趨向，因此便引起靜的理想和動的理想的衝突，並且還一再表明在神話和野乘之中，其方式如大力士亞特拉斯的故事 (atlas-story)、海斯伯里得的金蘋果 (golden apples of the Hesperides)、阿麗思漫遊奇境 (Alice in Wonderland) 等等；而這些所表現者，都是求實現生活初期（而且更表現誕生前的生活）狀態的一種欲望，因為在生活的初期中，我們乃是全能的受人保衛的存在體，能享受唯我的快樂，並且更進一層還表現那永久不願離開不願長大不願變化和死亡的欲望。

弗洛特說：『在我們最內心的靈魂上，我們仍然是小孩子，而且終身都是這樣。』其實，我們還可以把弗勒齊 (Ferenzi) 所引用的話加上：『抹去成人，你在那裏便見出小孩子來。』這話正是總括了我們剛纔所說的，——就是我們都有維持保存初生時的狀態的欲

望，而這些唯我中心的衝動，並且還常存不滅，由屬於那初生狀態的唯樂原則統理之。但是，正和唯樂原理平行的，我們則見那第二個精神大原則——即唯實原則——活動着，其次要討論的，便是這原則。

前面已經說過，弗洛特主張：唯實原則的作用，是在使機體能適應實際的需要。『遏止那求當下滿足的切迫的要求，而代以一個較遼遠然而較滿意較恆久的要求。所以，大凡先前爲唯樂原則所不問的關於社會、倫理、宗教、文化及其他外物的考慮，都要影響牠。』^①

但是，這唯實原則，在我們成人的文明化的行爲中，雖然似乎是多量的動機勢力，在平常人的意識的活動方面，雖然是指導着管理着唯樂原則，卻終久不能把較原始的唯樂原則的活動抹殺淨盡；所以，本章開始所說的內心的衝突，也是不會抹殺得掉的。

『原始唯樂原則的命運及其得表顯以前所受過的型變，即是心理分析所要研究的

^①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Ernest Jones (Introduction, p. 3,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一個中心對象，所以，這乃是人類的多數活動和興趣後面的根本動力的研究。」^②

二 唯我衝動和社會衝動

在上引一節中，曾說到型變一事，這型變所以發生，其實在原因，乃是由於人類的其他衝動進化所致，因為這些衝動，往往是和原始的唯一中心的衝動相對的；自然，這些進化的衝動，終久是要把唯我衝動壓服下去的，然而卻是採一種間接的較纖細的方式。這便是社會的衝動，領導人類完全超過了自願時代的衝動。

因為那願他我的衝動 (*other-than-self regarding*)，也和那完全唯我中心的衝動一樣，人類是一定要把它培養起來的；又因為在任何種社會生活之中，在任何種方式的文明之下，人類的生活，必借賴於唯實原則（我們知道：單單建築在唯樂原則上的那生活，除非在個人獨居的狀態中，乃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必得把他的許多最原始的欲望，加以改

^②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Ernest Jones (Introduction p. 4.)

變，然後纔能適於生存，這是很顯然的。弗洛特發見就是由這變化和衝突的過程，精神的根本特點便發達出來了。

這型變和適應的過程，乃是一個困難而辛苦的過程；各個人爲唯樂原則所統治的原始精神，到他能把衝動情緒思想加以充分的改變，以謀適於其四周的文明的時候，已經是不得不走過一條很長的道路了。而且，甚至比犧牲原始衝動還要更困難的，就是要脫離原始情緒和思想式的束縛以謀自由這件事，因爲後面這兩種東西，也就許伴着所變化的欲望，永存不滅——實際上確是伴隨着。成人固然不哭喊着索要月亮了，但他仍可以像小孩子模樣的，哭喊着索要別的東西，其不能適應自身於實際，也正如小孩子一樣；文明人進化很高，對於阻礙他滿足唯我欲望的人，固然可以沒有要殺的野蠻衝動了，然而和這樣人（父親，長兄，奶姆，教師）有關連的情緒，卻轉變爲化裝的方式，仍然可以繼續存在。再，那原始的思想式，要犧牲一切來維持個我之尊貴的，思想法式也是很容易繼存不滅——縱然所應用到的經驗，完全不是初期原始的經驗。在小孩子看來，外界的實際，並非實存的東

西，所以他是不管的，例如，他見天空閃耀的東西，因而哭喊着索要的時候，他是不會認識空間和實物之實際的。而且這樣的標準，——唯我中心的評價，還可以保留着應用到成人生活上。試看我們和外界接觸的時候，大多數的人，有時至少難免有失敗，有謙謫，有卑微的感覺，於是我們便用原始的方法來應付——就是不問實際，總以為自我是「頂刮刮的」(top-dog)，而不用較為成人樣的方法，就是去找自我實在有影響的那一部。

所以，凡是原始的衝動、感情、思想法式，都是永存不滅的，不過所採的方式，卻是很多改變的、曲折的、微弱的罷了，究其原因，便是由於弗洛特所稱壓抑過程所致。

三 原始衝動和文明的衝突及壓抑之創生

弗洛特的壓抑說，乃是他對於心的全部概念的根基，所以對於這學理無論有怎樣的了解，都是很要緊的。

據他的見解，我們人自誕生以來，凡是原始的衝動、感情和思想法式，總是受着「壓抑」

(即部分沉沒或全體沉沒)所以要以壓制,爲的是要助長扶持新生物的環境(外界的和內部的)所造出的新衝動,新情緒和新思想法。但要注意,只是壓抑住,並不是完全抹殺消滅掉的,原始的精神生活,並不會受着損傷,不過不能常態地出現於意識界罷了——除非化裝,如夢、夢魘、幻像、身體上的感觸,或「變態的」狀態,「瘋狂」和「發證」等。這原始的心材料,本不見容於被文化和倫理勢力所型鑄成的個人之意識界,但因為牠是消滅不掉的(在這點,我們要注意弗洛特學說的又一個根本原則——即精神材料之不可滅性)所以牠不得不於意識之外,找一個家(這樣便是潛藏於隱意識之中,而成爲「遺忘的」)或許採用另一種方法,自己化起裝來,便可以見容於意識界,因爲意識是不會認識牠的真面目和真意義的。

人類的進化,自來也許是循着昇化的途徑而發展,然而這昇化的途徑,乃是多樣道德的、宗教的和教化的禁例所造成成功的,因此,後來便和那追求唯樂原則的原始衝動發生衝突了。所以從個人方面說起來,人類的情景中,實含有一個求較原始和較進化二者協調的

過程，一個求唯樂原則和唯實原則二者協調的過程，而且是一種最爲複雜的過程，充滿了種種的困難，頗與生物的適應過程相似。在事實上，這種適應的過程，是任何人都不能免的（但有程度之不同），所有的困難也不能消除；如各個新生的嬰孩，都要學吃奶，學應用身體器官，以及後來學說話，諸如此類，而且都有危險發生，都有困難，只有到了昇化的衝動佔上風的時候，纔能克服這些困難；至若精神界中，也是這樣。原始的衝動，經過昇化趨勢的威力，固然已經有所改變，能夠適應，但這趨勢，就是在意識界中，並不一定常常都是佔勝利的征服者。因此，在個人和民族兩方面昇化作用之發生，便有無限不同的程度。有的人，其原始的唯一中心性昇化的程度很小，所以他不能夠參加羣衆的活動，或者他自身不能適應於社會的目的，於是便離羣索居，轉向內心方面（如英國的諷刺文學家斯威服特（Jonathan Swift）和這伴隨而生的，有失亦有得。同樣，也有一些民族，離羣而居，毫無聯絡，而且厭恨異族的影響，如威爾斯（Wales）民族便是一個好例。沒有昇化歷程的可能，人類精神上是有進步的，則我們也將停留在原人的等級上，（或者程度較淺一些，停留在原始兒

童的等級上；) 反之，由昇化的影響，我們便得着文明，得着牠最精美的果子。弗洛特說，許多藝術，都是「求看和求被看」的原始唯我中心的衝動及一般性慾衝動之一種昇化。

由上所述，可見那些原始唯我中心的衝動，性質上和精神對於牠的評價上，都是要經過改變的，而弗洛特所謂的壓抑，就是從這變化的過程生出來的。

設若昇化歷程，能使伴隨原始欲望的精神力得着一個適當的出路，我們便算成功一種很滿意的適應了。且以青年人好鬪的本能為例：設若這種本能的滿足，能用一種昇化的方式，如有組織的打拳、角力、競賽遊戲諸如此類，則牠將採取一種化裝的形式去繼續活動，可以不致使原始精神有過多的不滿足。一個有力的表顯本能，設若能由練習公共講演、表演等等出路得到的滿足，則原來本能之粗陋者，雖仍然有常存於隱意識中，但在意識界卻可以停止其活動。所以在這情形中，是有着隱意識的壓抑歷程發生作用，而在各個人終身中，不斷地活動着，牠是一種深透而複雜的適應歷程，有失亦有得。但這樣的適應歷程，是極易走錯的，而且也是一定要走錯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消想一下，便可見含有壓抑作用的

昇化歷程，當然是很複雜的了。

第一點，個人和民族兩方面文明化歷程之發生，是極其快的。個人初時的生存，乃是一種感覺的，只顧自我而忘記外界，繼後從這種境地脫露出來，變成一個社會性的存在體，去履行外界所設的各方面的責務，其所經過的時間之短，差不多是難置信的。脫露之後，他的初期的愛和惡，衝動和習慣，都不得不擺在旁邊，或由認識下手，加以改變，然後纔能適應其自己的精神及同類之要求。此外，更加上父母奶姆教育者都希望他即刻達到他們自己的教養標準，結果，壓抑便不得不發生，而其程度也往往很利害。

『這個唯我中心的生物（即指嬰兒而言），被內面和外面的壓迫所激動，至少在學生時代，我們一定要把他養成一個能自立能自制的人；能捨棄那絕對只要母親撫護的要求；能知道用實際來阻止他的幻想，能知道樹立自己成一個獨立的新人……』

『這小孩是常常在不平衡的狀態中的，因而也像胚胎的組織一樣，極易感受損傷，然而我們却常常要求他達到一種嚴格的行為和感情的標準，而其實，這標準是只能適用於

比較穩定堅實的成人上面的。」^①

這裏便是壓抑所由發生的一條顯明的路。

第二點，有一些人，他們的氣質，生來就不適合於他們四周的特殊環境，所以，他們所要應付的困難，有些便是特殊別緻的。這一類人，例如黎爾王、俄西羅 (Othello)、夏鋪 (Becky Sharp) (小說中人物)、柏爾登 (Richard Burton)、斯威服特及其他，也許都是在一種不適宜的環境中的人物，環境對於他們，格外給他們一些特別的困難，因而，這種環境，再加上他們自己的精神組織，便不能讓他們伴隨原始欲望的特殊精神動力有一個適當的發洩了。

在這種情形中，隱意識的壓抑作用，發生的或許也很多，而與由昇化作用得不到的滿足之多少為正比。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無論在「平常的人」或非常的人，壓抑過程之作用，都是不可免

① M. D. Eder and Edith Eder: *The Conflicts in the Unconscious of the Child.*

的，而且引起弗洛特所揭示給我們的結果。

若是昇化過程不曾滿足精神之需要——即是不能讓伴隨較原始的欲望的精神能力得到適當的發洩——則不得不走別條發洩的路。因為被壓抑的衝動，總是要找一條出路，所找的路，或是在直接和昇化過的意識生活相反的行爲（如「壞習慣」擾亂罪犯及其他反社會的行動）中，或是採取精神病的方式（如歇斯脫里亞、神經破裂、脅迫觀念、身體上的疾病等）。然而無論在那一方面的情景中，精神總有一部分仍是被壓抑的，因為壓抑終久不是很調和的過程。

這類壓抑的例子，在我們精神發展的一切階段中都可以發見。莎士比亞在「馬可伯斯」(Macbeth)一曲中，就給我們一個明白的例證，據周恩士(Ernest Jones)所引莎士比亞描寫馬可伯斯夫人謀殺東甘(Duncan)已經成功之後，便別有一種摩擦兩手的特殊習慣，彷彿是洗淨的樣子。在這種情形中，乃是被壓抑的欲望，出現於一種神經病的徵兆中，出現於一種顯然無意義的機械的習慣中。馬可伯斯夫人原來是想把罪犯的污點從她

意識界洗去。但因為她無論使她把這謀殺看做一件有價值的合理的行爲，或自己承擔由謀殺所引起的結果，這昇化的方法終久是不能成功的。因此，她便陷入衝動與恐怖之中；設若她充分知道她欲求脫離血罪束縛而得自由欲望之大，她便要感受痛苦，所以，她便不求知道，卻把她的感情轉移到一件「中性的」對象上，來滿足那欲望。這樣，她便把所想像的污點從她的手上洗去，這不過是一點怪想，她自己是不會發生疑惑的。

在天才的藝術家，他們具有奇怪的直覺，那心理分析家費盡辛苦纔能達到的知識和結論，他們一蹴即就；所以，莎士比亞便用馬可伯斯夫人作爲解決她睡眠中（那時精神的稽察是鬆懈的）的奇謎的一個鑰匙，而那原來的欲望，未曾受意識生活之昇化影響所壓制過的，便可以顯露出來。在她匪遊中，她呼喊着：『什麼，這雙手難道便永久不會乾淨麼？這兒還有血腥味呵！』

這種例證，是出諸藝術家手筆的，但我們轉到實際生活方面，也一樣容易，能找到其他的例證。歇斯脫里亞之襲來，脅迫的觀念，「壞習慣」，身體上的疾病，其發展起來是沒有什

明的理由的——一切都是被壓抑的衝動，爭求表現所經過的孔道。對於這個題目有人想更進研究的，應當去讀弗洛特的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學，在裏面他們可以找到很豐富的知識，或讀釋夢也可。

我們一再舉出這類的例證，都是用來顯見最有關的原始衝動，乃是性衝動和自願衝動。我們要知道：這兩個衝動乃是動力最大的，而且，也正是任何社會生活中（尤其是在高等文明化的生活中）所最不能照其原來方式和強度來滿足的衝動。原始唯我中心的性衝動的這不滿足（或滿足之不適當），便使人類精神中有最深透的情結之形成；所以弗洛特的情結說是一定和壓抑說相關聯的。簡略地說出來：深澈的原始衝動，因昇化勢力之阻礙，不得發洩，於是伴隨這衝動的精神力，也就阻塞起來，結果便生出「情結」(complex)（這是永格醫士首先應用的一個名詞）。

精神流既受了障礙，和牠有關聯的情緒，便不能發洩出來，精神上的痛苦，也就發源於此。所以，這衝動以及和牠有關聯的一切感情和觀念，便不得不和意識「斷絕關係」；一情緒

流上便生出一個「結」(Knot)來，於是新的紛擾也便由這個結不斷地形成了。所以，壓抑的需要，引起情結之形成，情結又轉而引起新的壓抑。這最普通的簡單例子，如一個名字，因其和曾經引起一個情結的某種痛苦的心理經驗有關聯（在隱意識中），於是便會「遺忘」。

這類的「遺忘」，周恩士曾經舉過一個例證，是關於一個醫學生的，這學生在他醫院中曾經和一個看護婦相識，每天工作的時候都見着她，這樣約有一年之久。後來他對她益加親密，但寫信給她的時候，他往往覺得要想起她的姓來，非常困難，縱雖他未來對她的稱呼，自然常常都是用她的姓。考察之後，事實大明，原來她的教名，和他早年所失戀的一個女子的名相同，也和他童年時代所熱烈地愛過的又一個女子的名相同。這名字，他遺忘不掉，然而他卻想把他兩次在情場上的失敗忘掉。他隱意識地把前後三個女子當做一個，這樣，在一個意義上，他對於他的第一次愛情仍然是忠誠的。但是，他卻不願意想起他的不忠誠來（就是說，他的情不專），而這不忠誠，正是可以由各個的姓，回憶起來的。所以，他可以

第一個名憶起，姓卻想不起來。因為這名是三人彼此不相同的。所以，設若弗洛特論原始衝動和昇化衝動的衝突說（及其相伴的壓抑歷程）是不錯的，則情結形成的能力，顯然爲人類精神中所固有，和生命同時開始，而且繼續活動，又復爲意識界所不知，正如終生的一種制止力一樣。

昇化若能成功，則依其比例，情結也將隨而「解消」，但只是在把我們的許多心理經驗忘掉罷了；而事實上，弗洛特的見解也是說：我們對於極幼時代——就是說到三四歲——的經驗，所以差不多完全不能記憶，乃是因爲有昇化之必要，所以纔把那對於後來生活不適當的許多痛苦事情「遺忘」掉。

我們若要了解精神的發展，認明這件壓抑歷程的事實是必要的，而且這件事實的認明，若是在我們意識的權力之內，便能指引昇化過程趨向調和的目的。我們對於兒童加以不賢明的教育，創出方向錯誤的無用的教育制度，以及社會上有阻礙個人發展的情形，就是由於缺少這樣的認識所致。但有人說：人類的生存和進化，可以不要壓抑過程，對於這一

點，我就很想不通，因為昇化過程，將來一定繼續是由唯我中心生活到社會生活的一條路。就人類所走過的境地而論，就沒有一個境地之中，人類的事業能和他的欲望并肩而進，同步而行；而實際上，似乎是：那常被唯樂原則所促進的精神，牠自己發展出這種壓抑過程來，做他享受其原始欲望的一種方法（至少幻覺是這樣）。試看那嬰兒，雖不再得在母親胸前吸奶，他的嘴唇仍然做吸奶的運動，冀圖在吸奶的幻想中獲得快活；兒童若不得觀賞撫摸其自己的身體以滿足其原始的好奇心，就對於遮蓋身體的衣服，發生興趣和樂意，以為補償；情人若不能得到他的愛人（如但丁者），便另外用一種方法——如一種靈感和一種理想——來享受她以為補償。精神若沒有這樣補償快樂的可能，便不得不一再墮落到原始的快樂上，人類演化的進步便受阻礙了。

四 昇化之必要

尤其是我們想到動力最大的快樂之源——性慾之源——的時候，我們便認知昇化

的能力是何等的重要。因為從這源頭發出來的衝動，乃是那些在文明社會中最不得過滿足的，所以，牠們所需要的昇化也最多。

宗教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勢力，雖然在原始的自愛衝動和性衝動之滿足上，加上了一種格外高壓的禁令（尤其是對於性衝動），然而，牠們在一切人中，仍然是動力最大的衝動，要求採取某種方式來表現而氾濫入精神生活的各方面中。結果，所以在這些方面，昇化便是最困難的，同時又為最不可少的，一是因為要把這些衝動加以改變，以求適合社會的需要，又一是因為要補償精神的轉變。

弗洛特曾經指出：昇化過程之中，有失（Loss）（精神生活之遺忘，原始衝動之衰弱，動力較大者往往代以動力較小者）亦有得（Gain），而在每一步驟中，有一得必有一失與之相伴。神話和傳說中就常常有這種情形出現——如講到母親生產的時候，不是要母親犧牲，便是要嬰兒犧牲，兩個不能同時生存；母親可以情願犧牲掉，以為她這新創造品將來會給世界一種更高等的創造品，所以所得勝於所失。但是，設若這新生的個體在人類進化

的等級上，並不是比較進步的，對於世界，也沒有什麼貢獻，則母親的犧牲便是不值的。昇化也是這樣：由昇化的所得（指對個人和社會而言）可以勝過其所失和苦難，但也可以完全相反。所以弗洛特主張：社會和個人的業務，即在努力求歷程中有一種滿意的平衡。

在一些人，這過程全部可以得到很滿意的成績，得失之間，有一種平衡，其原始傾向發展而成的產物，對於他個人和社會，多少都有點益處。但是，即使是這些人，也還要補充許多進步的知識，然後纔能使這歷程更爲有效而少浪費。我總不相信：有了這樣進步的知識，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人類還會這樣常常這樣不幸迷失路徑，而讓有用的天才和能力浪費掉，所受的苦痛也多於所享受的快樂。

再者，還有許多人，就是中等的安適的昇化，他們向來都不會達到，例如神經病和所謂「變態」者是。在這一類人中，其昇化歷程都是伴有過大的努力及耗費。不過原始的衝動，往往因其強度太大及動性太過，總是不能和文明的要求調和起來。結果，精神的衝突便是很強烈的，於是生出的表現，即直接和社會相反（如謀殺的衝動，姦淫親屬的衝動等）。

或生出要破壞損傷他自己的神經病的現象。在這些神經病中，弗洛特曾經發見往往有一種發達很高的道德的、宗教的、倫理的或社會的感覺和一種強烈的理想化的傾向；所以，其衝突便比那不甚發達的更要大得多。在這樣的一個人，其求昇化的欲望是極強烈的，所以他實現原始衝動而屈服於其下，也從而痛苦得多，而求壓抑原始衝動的企圖，也使所願望的昇化更是不易達到。且引中世紀的幾個大隱士爲例，他們以狂樂的心情轉過來做一種宗教的生活，然而使他們大爲驚愕而恐懼的，就是他們覺得原始的衝動總是常在內部激動，他們不知道這些衝動是幹什麼的，因而企圖壓抑這類本能，也是徒然，所以，他們便覺得昇化這條路一陣比一陣艱難（例如奧加斯丁〔St. Augustine〕）。又在一些神經病中，是沒有一種適當的昇化能力，所以這些人便不能達到他所在的社會要求他的標準；他不能脫離他的原始衝動（這是一定要某種化裝的方式求表現的，如歇斯脫里亞，）以謀充分的發展。在這種情形中，有的大半是一種意識的歷程；然而比這歷程更困難的，就是在牠關涉到隱意識的昇化的時候。所以，小孩子在年紀很小的時候，他對於自己生殖器的強烈的

興趣，受到嚴厲的壓抑，則對於這些生殖器官及其作用，可以會生出一些變態的隱意識的憎惡來，用以遮蓋不會滿足的原始興趣。然而其伴生的意識的態度（倫理的和道德的），卻又可以是在把身體來理想化的態度。因而他的精神衝突便是強烈的，因為他所求的昇化標準很高，只有把部分地壓抑過的（然而動力仍然強大）原始衝動，再加以壓抑，纔能達到。『我們的未知的壓抑，總是引我們上壓抑的路上走，』弗朗齊說，這話的真理，似乎不用討論就證實吧。通常我們都以爲理想和道德上最特出的人，也就是精神衝突最顯著的人，其所以然的道理，就是在極強的原始衝動和昇化衝動之間求適應有這種的困難。而除這困難外，弗洛特還發現別一種，乃是由於文明有時昇化程度太過所致。弗洛特相信：在某一代某一社會，只能達到某種標準，所以，設若文明的要求超過可能的分量，或者太快，於是過大的一種精神衝突，便又發生，結果便是神經病。

五 神經病

例如他以為向來性衝動的昇化，或許太過，所以引起的壓抑便太大，應付不能成功。尤其是在西歐，除非在特殊情形之下，兒童很小的時候，就加以性的壓抑，其方法或是教兒童不問性的事情，或是對於兒童性慾機能的練習或表顯，加以嚴重的限制，弗洛特以為近代文明社會中的神經病，很多就是由於這種態度（外顯的和內隱的）引起的。

在此地，說幾句關於弗洛特性慾說的話來結束這一章，也許是有益的吧。弗洛特的這學說——即精神的一切原始傾向，其源頭上都是性的——是已經引起極大反對的。這一半由於這樣一種見解，乃是新的見解，一半是由於弗洛特所指證的事實本身，就是最利害的壓抑乃是和原始的性衝動相聯的。一方面，大凡我們所不願意看的東西，在我們都是不存在的；他方面，「遺忘了的東西」我們又會記起來，「不在的心」又彷彿和我們很熟識的。所以，設若文明化人不能承認他自己的性衝動，則那發見這些衝動給他看的學說，他也是不能承認的。『我們的未知的壓抑，總是引我們上壓抑的路上走。』並且，大家所以排斥這種學說，也是受着對於弗洛特用「性的」這個字的誤解所影響（縱然「誤解」的理

由，又復在於壓抑之需要呵。）弗洛特用這個字，意義和通常所公認的是一樣的，不過所包括的範圍，比平常要廣得多，有許多機能和歷程，平常因為不會追求其根原，而以為沒有性的性質的，弗洛特都把她包括在內。設若我們試將那弗洛特以為對於個人發展極為重要的那人間關係——即親子間的關係——考慮一下，弗洛特的學說，即能證實。親子間的關係之特點，乃是從相互的性衝動發展出來的。大凡一切人類所同具的一樣的原始衝動，在同血族的各人中當然是要顯露出來的；這在原始人民的血族結婚的禁例（所採的方式各不相同）中，我們便可以找得證據。弗洛特曾發表過希臘神話中如俄底巴斯神話（*Oedipus Myth*）者，怎樣含有血族結婚在人類中引起的驚怖和恐懼，驚怖和恐懼用來遮藏的是什麼——就是人類對於血族結婚的原始的本能的欲望，而這種欲望，為社會的利益計，是不得不壓抑或昇化的。

兒子愛他的母親，女兒愛她的父親，這種愛，在許多方面，實具有男女成人間所認為性愛（sexual love）的若干重要特點。對於男孩開始生命之時，母親就是婦人（woman）；

她代表他這時期對於女性認爲有意義的一切，又因爲弗洛特以爲一切精神生活乃是一個整體，所以他便說：這種童愛，實在和後來我們公認爲性愛的那種愛是一樣的。兒童所要發展的性的欲望和傾向，只是程度上的問題；但是，這些欲望和傾向，弗洛特根據其豐富的資料，發見其在年極幼的時候就早已存在的，不過採一種改變過的方式罷了。幼兒要窺探他母親的身體的欲望（還不曾受著壓抑的），他對她的性的身體機能的注意，他要獨佔她的願望，他關於她的（或關於他母親影響所及的其他人）嫉妬和興奮，都是成人性愛的特徵之意像——或許是不明鮮的，半發展的，然而卻是可以認辨的。這種對於一親——在兒子方面便是母親，在女兒方面便是父親——的愛，在隱意識中（因爲這樣一種情緒，乃是不適宜的，不得不壓抑於意識界之下）便生出對他一親的憎來，而反抗他的或她的威權。所以在這兒，我們便有俄底巴斯神話或依蘭喀脫拉神話（*Electra Myth*）的情形，這種情形，從生以後就存在於隱意識中，而且終生存在，只有用化裝的方式纔顯現於意識界中。這樣的一種表顯，差不多毫無假飾者，乃是因爲我們後來的一切愛憎，都是我們第

一次愛——對父母的愛——的結果。「我們往往折回到我們的初愛」(Nous revenons toujours à nos premiers amours)所以在日後的生活中心，我們隱意識地所尋求的男人和女人，是能把我們所最愛於父母者給我們的，或因一種可稱為更深沉的壓抑之故，便設法擺脫那種幼年時代的影響。

這種發源於性衝動的精神情狀（俄底巴斯情狀）便在精神的發展之上，由多方面予以多種的影響，由此而生的，便是類此的表現，如對於一切權威的極端反抗（發源於初時對於父親的憎惡或藐視），或養成一種太馴良的奴隸的性情（發源於圖謀去緩和可怕的父親的欲望），或對於他人的驚恐（發源於被父親所引起的驚恐），或缺乏求得一個滿意的伴侶的能力（由於其精神生活中父母的形像永存不滅）。所以，我們大家所共有的俄底巴斯情狀不會引起難人的情結，顯現為神經病的現象，要看所成就的壓抑和昇化能不能得到很平衡的適應。就在這一點上，弗洛特肯定：若要達到這樣的適應，對於訓練、環境、倫理的和社會的理想，實有更加了解之必要。

在親子的情狀中，弗洛特肯定地發見了一個性的基礎，發見了一件事實，這事實除非由他在隱意識中的搜討是不知道的，也是不會知道的，這我們已在前面指出過了；同樣，我們其他最根本的精神情狀和特徵中，也發見一樣的基礎，向來所不承認爲性的基礎。茲爲篇幅所限，我們只能引一兩個例。例如好奇心，往往都是表現在一種昇化的方式中如科學的興趣，對於一般知識的渴慕，或搜討的興趣，然而發源時，卻是一種原始的性衝動——就是窺測他自己的身體（以後便是別人的身體）得一種快樂的經驗。而這種求視求觸求知的欲望，只要是關涉到身體方面的，在兒童年紀很小的時候，便往往受着嚴厲的壓抑（或許是爲昇化計不得不這樣）後來在大多數所謂的「常態」人中，便轉變爲一種化裝的方式，以便適應於成人文明生活的儀節。好奇心，在相當範圍內，是可以容許的；也沒有人把牠看做罪惡（牠的性源已經是變裝了），但也沒有人把牠看做十分可貴的性質（因爲牠的性源已實現於隱意識中，而實現之後，便在意識界中生出一種半呵責的見解來。）但若原始的好奇衝動，沒有經過這樣的改變，則這衝動便成裸體表露狂（exhibitionism），

且伴有富有好奇心人的種種癖性，而其所隱藏所壓抑的（這歷程往往是含有哀痛的），要比尊嚴社會所能認識的多得多。

對於弗洛特這學說的批評中，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點，許多批評家對於這學說表示反對，他們似乎就不願把弗洛特自己的學說，或他所根據的事實，加以公平的研究。第二點，反對者不承認一種性源能暗示我們的根本活動，其中彷彿就含着一個意思，相信性衝動乃是一件犯禁的東西，在本性上就是使人不快意的，而且不適於滿足精神的需要。這兩種態度，在要求擺脫成見要求自由的時代，似乎沒有一個是十分有價值的吧。培根的名言說：『*alienum me nihil humanum*』我們是很可以放在心上作為這方面的一種指南的；叔本華一八一五年寫給哥德的信裏，也有這樣的話頭：●

『教理和哲學上所充滿的一切謬誤，和不可言狀的愚蠢，差不多似乎都是起於真誠

① Quoted by Ferenczi, 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 Ch. X, "Symbolism."

之缺乏。真理之不發見，並不是因為找不出來，乃是因為尋找真理的那意思，常常只是想找出那在先就預想到的意見，即或不然，至少也是想不傷害着所寵愛的意思；心目中既有這個目標，於是巧言託辭之類便不得不用了出來……我們多數人心中所想得到的，只是那隻為上帝之故乞求俄底斯巴的約加斯他（Jocasta）；對於她，我們是屈服了，而哲學為何一定要站在牠所站住的地方，便是這理由……做成哲學家的，乃是那應付問題時使胸襟純潔的一股勇氣呵。尋求光明……探討不倦的人，即使想到恐怖已在答案中待着他的時候，也是好像俄底斯巴一樣的啊。」

第四章 夢在精神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及其作用

夢爲隱意識之直接表現——夜夢、晝夢和幻想——夢中的「稽察」作用——
後起的夢的機關——夢及其和意識的關係

一 夢爲隱意識之直接表現

『釋夢乃是獲得心理生活中隱意識的知識的一條王道。』

在這一句話中，弗洛特算是把夢在精神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和影響概括地說出來了。而且還告訴我們爲了解說明我們平常所視爲最重要的那部分——我們的精神生活——夢是何等的重要。

由這條「王道」(Royal Road)我們便能從隱意識走到意識，或從意識走到隱意識，而這兩種情狀間的融合歷程中所發生的精神事實，我們也會在路途中發見的。

弗洛特說過，隱意識本來是有別的直接表現法的，如歇斯脫里亞，協迫觀念，發誓，以及他所研究過的一切；但因為即使是在最「常態的」人，夢也是為人人所共有的現象；並且因為關於夢的材料很多，易於收集，所以弗洛特研究隱意識說的時候，應用夢的地方便最多——或者我們可以說，他差不多把夢當做基礎。

弗洛特說，夢的原始機能，是在停止隱意識的精神歷程之活動來保護睡眠的，因為如若不然，睡眠便受攪擾。

設若我們把壓抑說再想一下，我們便會想起：這樣的隱意識的歷程乃是永久地活動着的，只有受稽察——周恩士醫士謂之「壓抑式的制止之總集」——勢力之阻止，方不入於意識界。

在睡眠中，稽察是鬆懈的，所以便讓隱意識的願望，得佔領地盤；但是，這樣的願望及其中的精神狀態，因為和睡眠者的意識的精神生活不相諧調，難免攪擾着睡眠者，所以他或者對於這些願望，仍然完全不覺識（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們的夢，醒時便會忘掉），或者即

使記憶起來，也把牠看做牽強附會的東西，似乎是毫無意義，全屬子虛，便能遣之於意識界之外。「夢不過大海中的泡沫」(Dreams are but sea-foam) 這已經是心地真切的人的普遍評判了，弗洛特說。

夢顯然是和壓抑說不可分離的；在清醒的精神生活中弗洛特所發見的那些有作用的勢力，在夢中他所發見的，也就是這些——就是原始的精神願望之一種表現，和昇化的衝動發生衝突，衝突的結果，夢的內容，外形和表現，便由此而生。

無論任何人的夢，他總是有遺忘的，就是這件事實，即可證實「稽察」之存在。通常人說，他們很少做夢，或者簡直不會做夢——弗洛特卻以為這說暫且不問，他卻有理由相信：我們做夢不盡是伴着睡眠的，但我們為前述的理由起見，我們是不得不把這種夢活動忘掉（即是隱意識地加以壓抑）。不然，我們的隱意識便會發生亂子。

二 夜夢對夢和幻想

我們在往下討論之前，有一點不得不指明的，就是：晝夢、幻想和幻覺，都是和真正的夢（夜夢）有關係的，而且具有許多相同的精神特徵，作用的時候，也發生同樣的結果——就是那未曾滿足的欲望。因為不適於意識界而壓到隱意識中或前意識中的，得到滿足。但是，在晝夢和幻想中，我們可以看出稽察並不大十分鬆懈——意識的精神制止作用，程度較大，其結果，夜夢的許多方面便為牠們所沒有了，或者不大顯現出來；例如换位、凝結等特點便是，都是我們往後要討論的。

在夢覺及幻想之中，理智的成分要較多（弗洛特說：真正做夢的時候，是完全沒有理智作用存在的），因為稽察的作用，不大鬆懈，所以當局者所經驗着的感觸也較少——就是，因為隱意識流本身被阻塞者較多，所以和隱意識的欲望相關聯的情緒便不能自由地流出來。在晝夢之中，我們固然狂妄思想，但我們所在的境界，仍然和實際有相當的協合；如晝夢之人，很易於想像自己是拿破崙、世界的皇帝；但卻不會想像為一隻野獸、一個飛艇、希臘的一座廟宇——這些情景，在真正的夢中，又是很普通很平常的。在感情方面，也是這樣：

極端的或過分的情緒，固然可以顯現於幻想或晝夢之中，但這種情緒所專注到的物事和思想，卻是和我們的清醒生活很接近的，並不像在夜夢之中，所專注到的事物，意識界的情緒，簡直和牠沒有關係，例如一個煤斗引起的驚怖，對於一個人的脚或手的熱愛，對於一把椅子的恐懼諸如此類，在晝夢中便是罕有的。

三 夢中的「稽察」作用

現在，我們若再回到稽察作用和夢的關係，我們便看出夢這種活動的最複雜最難捉摸最有趣味的問題了。

弗洛特發見：夢的機能，就在表現一種不會滿足的唯我中心的欲望，這種欲望，是因為被壓抑於意識界之外，所以不會得到滿足。所以，夢就是在完成唯樂原則的活動，凡可以使原始的個我快活的，都讓牠表現出來，和唯實原則全不相合。我們知道，遇見唯樂原則這樣的表現，稽察一定是要加以禁止的，其履行職務，不出兩途（前面已經說過的）：（一）完全

用壓制的方法（夢之「遺忘」），（二）用無傷的化裝法（所記得的夢，只是一種小孩子似的，無意思的。）

在化裝的創造中，我們便得見弗洛特顯示給我們的複雜的夢的機關。

關於夢這種活動要記住的原理，第一個便是說：夢乃是由兩組心理歷程組合而成。夢的思想（dream-thoughts）成「隱義」（latent content）夢的陳述（dream-narrative）（夢者所述）則成顯義（manifest content）。

『分別這兩組心理歷程之不同，是很必要的，因為了解牠們的差異，夢的難謎的解釋，完全就在其中了。隱義或夢的思想，是夢者心理生活之一邏輯的部分，大凡多數夢的顯義所特有的無理的謬誤，及其他的特點，這部分裏是一點都沒有。這顯義則為下層夢思想（或隱義）之一種寓意的表現。』¹

這兩組心理歷程，在隱意識和意識中各有其來源，而稽察的工作，我們知道是在設法

¹ Ernest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Ch. VIII, p. 190.

阻止隱義轉變化爲顯義。

夢的最顯著最易見的一點，就是牠應用符號 (symbolism) 來象徵——原始精神的一種特徵。夢的象徵作用所做的活動有二：一是隨夢思想（寓居在隱意識中）而顯現，一是稽察的結果，爲化裝之故，使牠不得不用象徵。象徵作用這個題目，此處不能詳加討論，讀者有想研究的，可讀弗洛特的釋夢一書中標題「夢的作用」的那一章，或周恩士醫士的心理分析論文集的第七章「象徵說」關於夢中的象徵作用，便可以得到一個充分的敘述。夢當實現其真義的時候，所以會生出一個最大的問題，便是牠有這種象徵的性質；而且假若所用的符號，不得和夢者很少覺察（並且很不願意覺察）的那欲望和觀念有所連絡或爲之遮蓋，這種情形尤然。『被壓抑的心材料表現出來所用的一個最後手段，因其格外適於裝扮隱意識使之適應於（用調和的形式主義）意識界之新內容，於是我們便利用最廣的，就是符號。……牠是一種代替的東西，是所隱藏的東西之一個永久的代替表現，而和這所代替的東西，在內部的關聯上，卻有顯明的共通的特徵。象徵化作用 (sym

bolization)本來是屬於隱意識的，但因為牠的機能是一種調和，所以並不缺少意識的決定性的因素；符號之形成和符號之了解，都是決定於這種因素的（不過程度各有不同罷了）。^①

由上面所引的一段話，可以明白：使象徵作用不得不發生的那歷程——即壓抑——也就是使夢者解釋象徵的符號時感受極端困難的那因素。而且，象徵歷程乃是隱意識地做成功的，所以那人完全不知道他所用的符號的意義，他往往完全不知道他用過一個符號。周恩士醫士說：『性的象徵這塊地方，乃是一塊極豐富極複雜的地方，一切的象徵符號，大多數都是屬於這個範疇。關於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符號，或許比其他一切符號之總和還要多。所以，做夢的人，夢見一條蛇或一隻劍，在意識界中，他並不把這些東西看做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象徵，並且，就是夢的分析已經使他發見這些東西卻是象徵男性生殖器崇拜的，他仍然不願意承認這個結論。』

① Die Bedeutung der Psychanalyse für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Rank and Sachs, 1913.

比較更複雜一點的，我們要知道在這種定常的象徵而外，還有個人的因素。因為據弗洛特說：這種定常的象徵，乃是屬隱意識的思想全體的，而以見於一個民族的傳說神話、故事、語態、格言，以及笑林裏面的，比較見於其夢中的，更要完全。」^①所以即以周恩士指出：個人因素影響所及的那部分，即使是很合節度的，而大多數的象徵，卻是人類全體的，並非屬於個人的，然而弗洛特卻提醒我們，說那精神材料的可塑性我們是不可忘記的。「夢者因有特殊的回憶之故，所以對於任何事物，都自己生出一種權利來，把牠作為性的符號來使用——即使平常沒有這樣用過。」我現在想起我的一個病人來，便是一個例證：他做了一個夢，夢中性的行為，是用一個海鳥從巖石上撲入海中的景像來象徵的。所以，夢的思想，採取化裝的方式，變為顯義，象徵乃是必經的一條主要過程，而在解釋這些思想上，所以也是極其重要的。

①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h. V, p. 245.

四 後起的夢的機關

此外，我們還見別些很重要的機關，也是夢所由做成的，夢者想要了解他的夢的真義，在先對於這些機關是不得不知道的。

這些便是約縮、換位和劇化的歷程。

隱伏的夢思想裏面的種種原素，在夢的顯義中混合起來，所以夢當其來到意識界的時候，便可以約縮到原來範圍之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即由其在隱意識裏面時候的範圍約縮下來——這種歷程，便叫做約縮（condensation）。約縮之表現，可以有種種方面：如夢中的一個人，也許是由各種人的特點，如身體各部的比例，臉面、頭髮、膚色、聲調、服飾等是，各種特點本來可以屬於不同的人的，但在夢中，卻可以混合組成一個人樣。此外，地方、情節、名字，都是一樣。再者，約縮歷程的進行，也可以是收集若干人所共有的特點而遺棄其相異的地方。關於這兩種約縮的方式，弗洛特都根據他的一個夢給我們一個例

證：在一個夢中，弗洛特把他的友人R轉化入他的親叔父約瑟（Joseph）之中，R的臉孔，得自弗洛特自己的，但微帶長形（他叔父的臉便是長形），鬚鬚黃色，厚而捲曲（R的鬚鬚是黑色的，叔父的是金黃色。）並且，就是兩人的性格，他也把牠轉變，他從R的性格中，選出一種穩直的性格轉到他叔父上面。爲什麼這樣呢？這理由，弗洛特最後發見，乃是因爲他對於他的朋友R有一個不信任的願望之故。

這種約縮歷程，在各種方式的夢中都有，這其理由似乎是有兩層：第一點，這約縮歷程，乃是隱意識中若干相異的原素之間的同點或類似點能夠經濟地轉到意識界的一種機關；第二點，因爲約縮的作用，是在掩飾事實的真象，所以有了約縮的歷程，便可躲避了精神的稽察。這一點，上面所舉的例，仍能說明：夢者把他叔父約瑟的鬚鬚，轉加在朋友R上面，這鬚子，乃是彼此相似很不重要的一點，但就是這一點，便可以不讓他知道（除借助於分析而外）；他對於朋友R的態度，就是他對於他叔父所持的態度。

換位（displacement）和約縮一樣，也是一種有力的穿鑿的機關。精神上的重心，從隱

義中的完全無關的相異的原素，轉移到顯義中的某原素上，這種轉移的歷程，弗洛特稱爲換位。在大多數的夢中，心理分析發見：加在夢中某些原素上的精神強度 (psychic intensity) 和隱義中有關聯的原素，其間是很少相應的，或者簡直不相應，而這在反對方面，也是一樣。這原因便是換位。我們大家都知道：在一個夢中，極強烈的情緒，卻可以集中在一種完全瑣屑無關的原素上。一個婦人的夢，便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例證：她夢見她是在動物園中，正是走向野獸欄所在的地方。門雖然是完全開着的，但那獅哪、虎哪、海馬哪，及其他大動物，她簡直不在心。她又走回曠地，突然之間，她覺得她站住了，驚駭得（我覺得：因爲恐怖之故，我的臉色即刻變得灰白）不能動一步，因爲看見她走的路上，橫着一枝小棍子。在這種情形，感情是轉換到一樣似乎毫無關係的東西上，一枝無傷的樹枝，而那清醒生活中一定要引起驚怖的東西——不會籠罩的凶獸——卻不引起一點兒精神上的感觸。將這夢分析的結果，顯見：隱義中重要的觀念，乃是和男性生殖器崇拜的符號（樹枝代表）有關聯的。（這婦人有一天和一個年幼的親屬在某園中遊戲，曾經想像到小樹枝好像男性生殖器）

的形狀)和野獸有關係的那恐怖感情,所以不會發生,其作用便是作為隱意識中的原素(野獸代表)的一種化裝。然而實際上,任何有毛的動物,她是格外恐懼的;而這些動物,據分析的結果,發見其在她心中都微微引起了一點性慾,她的恐怖,不過是用來遮蓋她對於這些動物的身體習慣的一種強烈的興味罷了;在顯義中她之漠然不在於心,就把他的這組觀念引起,所以在隱意識裏面的,她便不願意承認。

所以,大凡夢者從表面上所見的夢的迷離荒誕矛盾的性質,有許多都能用換位作用來解釋,而且,也只有把換位效果從新確定起來,和有關係的觀念聯鎖起來,夢的真義(即隱義的勢力)方能明白的。

其次是劇化(dramatization)這種機關;多數人對於這種複雜的夢的歷程,或者比前面所說的更要熟識一點。

有了這種機關,隱義便得一種視覺的方式,動作的景像,代表因果關係的時間之銜續,表現衝突的原素之顛倒等等。

夢的最普通的方式是視像的方式——夢者常常看着夢經過彷彿觀者測量高低一樣。這種歷程，弗洛特稱爲逆行 (regression)，是把抽象的心理歷程轉變爲其原來的知覺狀態，大凡要在形式上調和兒童時代視覺類的心理活動的夢，都有這種特徵。所以這樣的劇化，是做夢時一定要伴生的一種作用，弗洛特曾經指出，隱義轉變爲顯義，這歷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夢大半借視覺意像來使用的那特殊心理材料的可現性 (presentability, Parstellbarkeit)——即是否適於表現的性——是劇化歷程所顧到的。和主要的夢思想有關聯的種種次要觀念，若有視覺表現的可能的，我們便喜歡用那些觀念；至若對於那可以變形的思想，即使是一種很別緻的思想，夢的活動也毫無遲疑地把這種思想化爲文字的形式，只要這形式能夠使劇化作用發生，因而，被壓制的思想在心理上所引起的煩擾，也可

● 其詳細的討論可看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Ch. VIII.

以再不會發生。」^①

前面說過，約縮和換位這兩種機關，能生出種種的化裝，曖昧和紛亂，一樣的道理，劇化的活動，也可以使夢的隱義曖昧或混雜。除這三種機關以外，還可加上一種弗洛特所稱爲改造 (secondary elaboration) (一種比較有意識的心理歷程) 的，都是弗洛特所謂「夢的工作」或「做夢」中的主要因素。

這種做夢的幾個特徵，都是已經說過了，這個題目，此地不能再討論下去。下面節引的話，或許能總括前面所說的：

「總之，我們不得不看重這種事實，就是：在一個夢的形成之中，是沒有任何種理智的活動進行的；所謂做夢，實在只是把從前就有的種種下層的夢思想轉變爲他種形式罷了。做夢的歷程，並不會做出什麼創造性的工作來；夢的活動，沒有決定，沒有打算，沒有判斷，沒有比較，沒有總結，或其他任何種的思想……若夢的任何部分似乎表顯理智的作用，則那

^①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h. r VI, "The Dream Work."

部分一定是具體地從下層的隱義取過來的，這或是採直接的方式，或是採化裝的方式；這種道理，在夢話上也一樣。總之，再說一遍，做夢之中，所有的，不過是以前所形成的心理歷程之轉變而已。做夢進行時所用的方法，和我們清醒時的心理生活是完全異樣的；做夢是完全不顯極明顯的矛盾的；所用的類比，極其勉強，而全不相同的若干觀念，也會用最浮淺的聯想拉在一處。』

五 夢及其和意識的關係

我們知道，以前所述種種機關的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在裝扮夢的隱義，以便可以避免稽察；我們更知道：夢的隱義，給與未滿足的願望的滿足，往往是想像的，而且也只是想像的，所以這種對於稽察的避免，乃是必要的。而就在這一方面，我們便了解：除了顯然是作化裝用的機關而外，清醒生活裏面懷疑批評遺忘（部分的和全體的）這樣的作用，爲何在

●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Ch. VIII, "Freud's Theory of Dreams", pp 204-205.

夢中也要有一部分的力量。並且，這些作用，在輔助壓抑歷程的進行上，都是必要的，因為這種壓抑過程，是在使未滿足的欲望不得顯露出來——這種歷程，往往都是極能成功的，所以夢的顯義，因此便不表現一種未滿足的願望，而似乎要去表現和這願望相反的願望——反對某種物事的欲望、恐懼、反對。但是一加分析，常常顯見這不過是顯義罷了，在顯義下面，我們若更深入一層，便發見有欲望衝動，化裝成別一種形式的。

關於這件事，弗洛特曾經審慎地指出：作為夢的動力的欲望，往往都是存在於隱意識中的一個欲望，或是和一個相連的隱意識欲望是有關係的，因為若不是這樣，便沒有壓抑之必要了。

現在且舉一兩例，便可表明夢的機關發生作用的情形。第一個夢是弗洛特在釋夢裏面所述的，全是他自己的經驗：「同伴很多，坐在旅館合食桌前用餐。……菠菜正端了上來。EL夫人坐在我下首，她總是注意看我，把她的手很親密地放在我的膝上。為防禦起見，我移開了她的手。她就說：「但是你的這雙眼睛，常常都是這樣漂亮呵。」……於是我便分明地

看見一雙眼睛模樣的一個輪廓，或一付眼鏡的外輪……」對於這個夢，弗洛特曾加以詳細的分析，惜此處為篇幅所限，未能全部介紹，現在只把有關我們所需要的選舉一部分。在這夢中，約縮的程度很高。忽然坐在旅館合食桌前吃飯，恰在FL夫人的旁邊，她的手放在他的膝上，這件事情，使夢者想起他生活中的一整串閒事：幾個星期以前，他在泰勒來斯 (Tyrollese) 的一個療養別墅的時候，和他夫人的感情不大融洽，因為在旅館合食桌前吃飯的時候，他夫人對於來拜訪他們的人，太為親熱，而其中的幾個人，正是他所厭惡的，這是一件；又一件是當他們未結婚以前，他向她秘密求婚的時候，他的未婚妻在桌布下擁抱他；又一件是關於求婚期間彼此感情不大融洽，因此便使這兩個情人有一個整天，不曾見面。這些瑣事和其他所回想起的，混合起來，便成夢中的那一種情節。第二，我們便看出換位的作用。弗洛特這夢的顯義，其最前一部分的情節，是一個婦人，無故對他表示好感，而這婦人，在實際生活中，乃是弗洛特負着債的一個人的女兒；在下層的觀念中，其主要興趣所集中的願望，乃是夢者想過一種無利害觀念的純潔戀愛生活，什麼都不花費的。而在夢的顯義

中，情節卻「换位」了——婦人所求於男子者，卻是男子在實際生活所求於另一方面的。夢中感觸所及的，卻是一件毫無關涉的東西——换位作用之又一明證。F L夫人和弗洛特不大相知，而弗洛特對她，也沒有什麼好感，然而卻代替了他的妻子，對於妻子所感到情緒（彼此不和）也就轉移到F L夫人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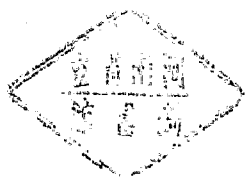
劇化作用也是很顯明的：夢所形成的，可以說是一場小戲，在其中，夢者是一個角色；至若其他種種的抽象思想，種種的情緒，則探戲劇的方式表現出來。例如弗洛特對於他夫人在泰勒來斯時的行爲的批評，對於F L夫人和她的父親的態度，他對於純潔戀愛的欲望諸如此類。最後，下面諸項情節的應用中，我們都可以看出象徵的作用：如桌前吃飯的景像（象徵求婚時期），吃菠菜（象徵夢者兒童時代對於這種菜非常厭惡），眼鏡（象徵他的一個眼科專家的朋友），F L夫人說的話——「但是你的這一雙眼睛，常常都是這樣漂亮呵。」——則在表示夢者的一種未滿足的欲望，就是希望人人當爲他的漂亮眼睛而生活。

第二個例是一個婦人的夢，這婦人是來求我診視的，其夢如下：

『我夢見我是一個九歲的小孩，和我家中的人住在我的老家裏。是在中午的時候。我正是從學校的早課散學回家吃飯，站在門前石階上等我母親來開門。我非常的驚駭恐怕，似乎是因為門沒有打開，——縱然我沒有什麼顯明的理由。繼後我的母親來開門，穿着一身藍色的衣服，顏色和你自己昨天所穿的一樣。他很高大威風，她的頭髮已經變得很黑了（在實際上，他很短小，而且在那個時期，她的頭髮，只是略帶棕色。）我記得我是很兇猛地從她旁邊闖過，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此外，別件事也發生過，但是什麼事，我卻忘了；我想似乎在一間屋裏有一個小水池，但我從旁「面跑過。」』

在這裏，把這夢加以詳盡的分析是很難辦到的，但我們可以表明約縮、換位、劇化、改造四種歷程仍然都是有作用的。

站在未開的門前發生恐怖，這個原素，乃是由兒童時代的兩種經驗得來的：一個經驗是：有一次，她散早學回來，站在家門的外面，因為她想撒尿，但又恐怕不能把尿多忍住一會



（不能忍尿，她母親以為是最不雅的一件事情，）因此心裏便很着急；又一個經驗，是在一兩年之後碰見的，在黑暗的黃昏時候，有一個酒醉的人走近她的家。想要調戲她（或者她以為他要作弄她，）於是她便從那人旁邊兇猛地闖過，逃到她自己的屋裏，站在門前打門要進去；但卻沒有一個人來開門，於是她便藏到花園裏。而約縮歷程，便把這兩個性的（廣義的）記憶混和起來，變成關於身體器官及機能，關於她自己的家及門的一個恐怖和謙卑的記憶。

至若在夢中她所見的她母親的樣子，這其間也有約縮的作用，因為分析者（即著者本人）具有的特質，她母親也有（或實在有，或想像有。）據分析的結果，發見：在許多方面，她都把分析家視為居於她母親的地位，而想把分析家代替她母親。所以，觀念和原素混和的結果，實在的母親，便有一半成了所希望的東西，穿着分析家的衣服，有着分析家的頭髮。至若換位作用，在這夢中也是顯而易見的。她因不能忍尿和那酒醉人調戲她而發生的恐懼情緒和羞恥情緒，經過換位作用，便從這些經驗轉移到在外等門的經驗，並且轉移

到開門的經驗，其一部分的原因，是在遮蓋真正效果之所在。至若見「屋裏的小池」也是兒時經驗的一種回憶，這種經驗是在學校門外的一條過道中發生的。

劇化作用在全夢中都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她「從她母親旁邊兇猛地闖過」這種情節，更可以顯見劇化的歷程，因為這種情節，就是代表：大門最後打開她得滿足其身體上的需要時，她所感覺到的情緒之極端的激動和高漲。她醒時的批評說：「此外，還有件別的事發生過——但是什麼事，我卻忘了。」此可說明改造的作用。並且，若將這夢再分析，便發見她回家的時候，只要大門一開，她往往在過道中這裏那裏撒尿，這正是她母親所視為大不雅觀而嫌惡的，因此對於這種經驗的記憶，便受稽察的壓抑，其結果，在意識生活中，便是有件「別的事」，是不值得回憶的（所以忘了）。最後，心理分析更發見在這夢中顯然有一種欲望的滿足——即想再在家中做小孩子（而得有隨己意選擇的母親），而享受兒童時代犯禁的身體上的快樂，充滿趣味和感興的原始快樂，而這種快樂，現在在她成人的「文明化的」生活中，已成了禁例，遺失於隱意識之中，但因向來不會得過充分的滿足，

所以仍然有活動的能力。

夢和隱意識生活的關係，對於弗洛特的學說，有許多人不會抓着其全部涵義的，所以便很難了解。然而事實很顯明的，隱意識的欲望，是由夢而表現，而且就是在這一點上（即使沒有別的方面）全部的精神也就比較易於了解。而且，我們在清醒生活中的活動，也是發源於這些隱意識的欲望，而從夢的材料之顯現，我們也就能夠看出意識之受改變與影響，是怎樣的情形，是在什麼方面。衝突和壓抑，將會這樣顯露出來的，而在顯露之中，衝突和壓抑，也就能捉摸，也就能解釋。因為不但意識界之最深的來源可以由夢的方法顯露出來，並且，要了解素所隱藏的精神而加以改變，也就可能了。

弗洛特又指出，最有意義的當下的心理經驗，夢也是常常拿來應用的，而且，只有經過了夢，這經驗的真價，纔能估定；弗洛特說：『平常都說，精神生活在夢中是不連續的，夢也不把精神活動耗費在瑣屑的題材上，對於這種說法，我是不得不反對的。其反面纔是真理：白天佔據我們的心的物事，實在也統治我們的夢思想，而我們不惜痛苦所夢的，也只是這些』

晝間供給我們思想食物的事件。』●夢者根據他對於他的夢所得的知識，便可以把他自己恢復起來；他或者讓隱意識欲望得到向來不曾得過的幾許評價，使精神上更能諧和；或許他會看出其孩子氣的欲望之勢力，因此便能改變適應的方法；或許較原始的衝動從此便和較昇化的意識混合起來。總之，我們可用弗洛特的話來結束：『了解我們的德性所由生出的爬梳過的那土地，無論如何總是有益的，因為我們這複雜的品性，是向各方面發動出去的，但是只要稍有一點變換，牠自己就不能調節適應了，正如我們的老古的道德哲學不能適應一樣的。』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Ch. V, p. 147.

第五章 心理分析治療法

治療之目的——治療上的要素及方術——分析家在治療上的地位和作用

——病人的責務

一 治療之目的

關於心理分析的事情有所聞知的人，大半都以爲心理分析這件事情的目的和對象，不過是醫治或減消所謂「變態的」人或神經病的人所患的疾症罷了；這種見解，大半是不錯的。雖然，這只是真理之一部，因爲治療的目的，並不僅是調理醫治一種特殊的心理上的疾患而已，其範圍實在是廣得多。患神經病的人（其實患神經病的人和所謂常態人之間，總是難於劃出一條截然的界線的，）經過這種治療，也許會受到一點益處，而且實在也常受益，然而，設若我們把心理分析的知識和治療之目的，簡約地總括起來，我們便差不

多可以說：其目的乃在使隱意識解脫，獲得自由，以發見病人的埋藏着的情結而理會之爲其目標。

前面已經說過：每個人都是要受着某種程度的壓抑的，其結果便難免發生情結，而情結又能生出精神的衝突。在多數的人中，其精神上的衝突，足以挫抑阻礙其終生的進步；而在少數的人，衝突極其利害，他們往往不能進步反而倒退。所以，假若一個人的埋藏着的情結能發見了，能理會了，顯然是有利的，因爲這種發見和理會所得到的結果，不只是消極的（如神經病解除之類），而且還是積極的，能使這個人使用他的人格和能力，比較更爲有效，則在生活中便能得到一種較大的滿足。

『任何一件事物，除非我們先知道了牠，我們是不能對牠有愛憎的，』文西（Leonardo da Vinci）這樣說了；所以，一個人，非等到他已經發見了他自己的精神（隱意識的和意識的）而且理會了，他便能自由表現其愛憎的，至若發現其適宜的方向，更是不能了。

所以，讀者若是把本書所說的，翻閱一過——縱然所說的很不完全，很不概括——便可明白心理分析治療的手續，是一種很困難很複雜的，而其所一定要對付的，卻是精神及其機關這樣精微的複雜的現象。

二 治療上的要素及方術

在這種治療中，有幾個因素是格外重要的，我們對於治療事情，若要有相當的了悟，則這幾個因素一定要明白。

第一點，正如含有感情原素的其他關係一樣，這種治療，我們若要得到一種有效的結果，則病人和 Analyst 之間的一種「協合」是極重要的。沒有牠，便什麼事都不發生效力，則治療時兩方面所費的力便很多。但是經過治療之後，Analyst 和病人之間，便會生出一種極親密的關係來，比較平常的醫生和病人，教師和學生，或律師和託訟者之間的關係要密切得多。在後面說的這些關係中，固然可以有很貼切的很親密的，但是，至少在一方面，比較心

理分析的情景總是短少着一樣，因為在心理分析的情景中（也只有心理分析的情景中），隱意識是宣露出來的，對於凡病者自己在治療之下第一次纔知道的一切隱情，用其他任何方法不能得到的經驗，分析家都是站在知道了解的地位。分析家領有一種豐富的資料，也就是一把鑰匙，可以揭示病者的最秘密最內心的精神上的經驗。顯然的，有時病者卻不願宣露這些經驗，有着把經驗隱藏支離的衝動，不願實現他自己的隱意識——而且這些傾向是任何人都有的——這些傾向並不是不能克服，確實是能克服的，但要看病人對於的分析家所能信任者之大小而定。不用說，病人對於分析家的正直，分析家的冷靜的觀察力，分析家了解和判斷某情景的智力，分析家願意接受病人的見解的意志，當然是要有信任的。自然，這類德性常常都是研究任何方面的科學家所不可少的，但在心理分析家，假若他要成功的話，這些還是不夠的。他對於人生和思想要有廣大而豐富的經驗，要有敏捷的直觀的能力，對於任何見解和感情態度，對於一切見解和感情態度，要能應付裕如。我們固然不必說這些資格，不論誰是很少能達到理想之境的，但我們不得不有這樣的目標。

自然，很有天才的人，不論病者是什麼人，什麼氣質，比較中常的分析家，都能和他發生親密的協合，而且很能成功，但是，即使是中常的分析家，設若他能同情地了解什麼是不可少的，則天才分析家的這種景地，他也會有相當的成功。

治療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時間要有相當的長度，這一點，是有許多人難於了解的。我們的要求是：我們等着要治療的時候，就去治療；但是這樣一種要求，若在那些應用心理分析要想很嚴格的人，卻被他們犧牲了。所以，有許多人，他們情願花費金錢和時間去求「安閒治療」或施行大手續，然而在這兩方面，尤其是在時間上，心理分析的治療所求於他們者這樣多（他們說），他們便詫異起來，這種事或者不很奇怪罷。其實，這不過是以前所說的更進一層的證明——即他們不知道精神之重要，尤其是對於不直接表現於意識生活中的那一部的精神，他們更不認識其重要。然而多加考慮，便可見時間因素之重要。

第一點，尋找隱意識這種工作，因為壓制作用之故（在許多情形中，並且因為病人有

一種不願除病的隱意識的欲望，是很困難的，又因為病人有設法掩藏隱情的意思，尤其利害的，是隱意識中之抵抗，這種工作的時間，便要延長。並且，即使尋找和實現的工作有相當成功的時候，那隱意識卻會一再滑退到原來的情狀，這就是表現：治療中還要碰見一些不會解除的原素，就是還要花費時間。有時，假若病人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比較是更「文明化的」，則所需要的治療時間，甚至比沒有受過教育的更原始的人之所需，要長一些。其理由是由這樣的隱意識之尋找和實現，根本上就不是一種理智的歷程——縱然理智所給的幫助是有很大價值的（而在這一點上，呆笨的人，要他把捉整個的觀念，可以感到非常大的困難），反而言之，牠是一種情緒的歷程，由這歷程，病人一定會在感情中，實現埋藏着的材料，不單是知道牠。

關於這一點，弗洛特說：「病患所由發生的因素，並不是於不知（引起病患的，並不僅是由於隱意識中有壓抑着的材料），乃是不知的根本，卻在內部的抵抗，這抵抗最先就引起不知，而且繼續不知。克服這些抵抗，就是治療的事情。」

而在別一處他說得尤其顯明，他說：病人對於他的隱意識的思想若有點知識，假若以爲這種知識對於病人的關係，也和對於那沒有經過心理分析信仰的人一樣重要，那麼，病人要治療他的病患，單是去聽聽演講或讀讀書也就很夠了。不過是聽講和讀書對於神經病患的影響，也和發散菜單對於饑餓的影響一樣多。

使病人知道他自己的隱意識的手續，假若病人是腦筋靈活長於反省的人，其進行往往很快，但是，如上面所引的話所指出的，這樣加速的成功，也許觸不到實在的問題；就是說，非到病人能夠復生其情意的經驗，抵抗是仍然存在的，因爲這些抵抗就是由這些經驗造成。通常我們阻止他人不再往下追問一件事情的方法，其最容易而最有效的，就是在先就把這件事情「完全知道」把牠看做是已經決定的，毫無討論之餘地（許多政治家外交家用得很審慎的一個方法。）在心理分析的治療下病人的態度，往往就是這樣。隱意識的抵抗，多使意識界中生出一種態度，病人就可以即刻宣稱：他對他的精神的情狀是已經十分明瞭了，不必多加考察了。換言之，他確是反對心理分析的手續。征服他的反對，乃是治療

事務之一部，當然需要時間。並且，時間因素之重要，設若我們留心心理分析家所探索的材
料（即人類的精神）不僅僅是有抵抗性，而且是非常複雜的——不斷地交織而又往往
非常紛亂的一張網——只有用極精細的工具纔能探索的，我們便會明白了。

夢之解釋，自由聯想，轉移法（*transference*），都是心理分析的治療進行時所用的主
要方法，要能應用這些方法，一方面要有對於特殊技術的一種知識，他方面對於心理歷程
要有一個普通的了解。

夢之解釋，在前面第四章已經指出，乃是達到隱意識的一條主要的路。

釋夢的方法如下：病人把他前夜所做的夢，對分析家直說出來，述說的時候，分析家絕
不要中途打岔他，或加以批評；因為即使是從第一次概約的敘述，分析家也往往能得到夢
的意義的引線或端緒。他要持一種旁觀的態度，不要加以「揣測」，只是仔細注意夢的材
料，注意病人自己關於夢材料的解釋，注意他所表現的任何情緒的反應，注意任何病狀的
動作、失言，或隱意識中的其他裂痕敘述時可以呈現出來的。到相當時候，他們可以請病人

注意夢中相異的話語間或部分間的重要關聯，這種關聯，病人因為其內心的抵抗之故是看不見的，然而對於分析家，設若分析家自己的隱意識是自由活動的，便非常明白。因為這樣中途的插入，或許會更引起病人更進一層的陳述和討論，分析家再可加以仔細的考察。其次便是用自由聯想法（心理分析治療上的一個最要的工具）把夢一部一部地加以研究。

關於這種進行的手續，我們且舉一個夢為例，便可得到一點大概的觀念。下面一個夢，是來求我治療的一個病人所述的，時間是在做夢的次日的晚上：

『我夢見我坐在一張四輪車裏面，正向南倫敦開行（或是向拍列斯頓（Brixton））。我發見D女士也在車裏，坐在別一個婦人的旁邊，這婦人的模樣，要比D自己老些，她的面貌，我似乎不會看見。D和我談話。我問她：現在是否她已經定了，她答說是的，她現在定了。於是她問我：我是否結過婚，我說沒有。這樣，夢就完了。』

這個病人敘述這箇（彷彿模樣的）短的夢時，我看他非常不安，手足都不斷發戰，同

時又微笑着斷定這夢是一個「愚蠢的夢，裏面什麼都沒有的。」

這夢似乎只是一個完全的小夢，情節非常整齊，但繼後根據夢者的自由聯想，便有下列幾點顯出來了：第一點，他發見D在他車中，他有一種煩擾不安的感情。D（關於她，分析家和病人會加以多番的討論）是一位密斯，不會結婚的，三年前和病人發生過一段熱烈的戀愛。他和她相好，已有三四年之久，彼此間的感情很熱烈，在這個期間，他常常想到和她結婚，或是想到和她不結婚而發生關係。他非常讚美她，把她看為遠在他自己之上，但她對他總沒有過十分的親熱，最後她終久和別人訂了婚，他聽見她結婚消息不久之後，彼此的關係，完全破裂，於是他的主意和計劃，便一齊煙消雲散。這段事情，他視為在他一生中是有損名譽的，顯見他有一種遲疑的性情，缺乏勇氣和強烈的性慾。

所以，夢中之和D相會，就是用來喚起這些自責的感情的，而關於這一點，他費了許多時間，和我討論他的愚蠢和怯懦，同時還宣稱：至少有一半是D的錯。

由這一點，繼續用自由的聯想，便到了關於他在夢中所到的地方這件事。從他的自由

聯想，發見他對於柏列斯頓有種種的聯想，但其中有一個對於他特別重要，現在纔想起來的，就是關於他所稱爲「謬誤而卑賤的一件事情」，因爲他在青年時代，有一次宴會的時候，喝湯過於匆忙，燙着了嘴，因此噴了一桌子的口水，他自己一時覺得手慌腳亂，不知所措。至若這段故事，與他和那失掉的戀人發生關係這件事，其間究竟有什麼關聯，他說他在先是不明瞭的：因爲經過了許多的否認和不安的表現之後，他纔發見這其間的關聯。繼後他便自動地說到夢中的D本人。他說，他覺得「她沒有從前那麼動人，很是蠢笨平凡。」他說，他問她定了沒有的時候，她用一種快樂的神氣答說：「哦，是確實的。」她彷彿是很高興很滿足的，所以他便很生氣。

由這一點，便引他想到「定」婚和將來的工作計劃的事情上。

其次發生的事情，是關於車中的那個婦人。

他說：「那婦人究竟是個什麼人，我是很詫異的。而奇怪的事情，就是：雖然我不會和她談過話，她究竟是個什麼模樣，我也沒有一點兒觀念，但我無時無刻不關切到的。似乎實在

就是她而非D（但繼後他又改口，說對於她的關切，和對於D的關切一樣。）

從這一點，他更想到又一個較年老的婦人，而且就是這一點，最後便使他發現這個人就是他自己的心理分析家——他得到這一個結論是非常自然的，但又很為厭惡。

再從這一點，病人便更為深進。更用自由的聯想，便看出他對於他的分析家的態度，從他對於分析家的態度，便到他對於和他年齡相若他所視為智力相等的婦人們的態度，從這種態度，便到他現在和從前對於他母親的感情——而最後這種關係，又顯見他早已忘掉兒時的一兩件回憶。

惜此處為篇幅所限，未能繼續把這夢加以分析，也不能指出他的種種情緒反應和他從這夢所抽出的推論，但研究一個夢的方法，卻已經有個大略的輪廓了。而且值得注意的，就是（又論到時間要素了）上面所舉的夢，在顯義上是這樣簡短，然而處理的時候，卻費了一個多禮拜，甚至研究的範圍，都還加以限制，並且每天到分析的時候，就依次進行，毫不鬆懈。

關於自由聯想，前面曾經屢次提過，這種方術，在顯露隱意識的手續上，弗洛特以爲是一種極重要的機能，所以在這裏我們不得不說幾句。病人要想得到自由的聯想，他一定要依着分析時心中想到的一切思想回憶以及心像（不論是相連的，無不相連的，有關的，或似乎全無關的）出現的次序報告出來。他應當停止一切理智的作用——選擇，批評諸如此類——只把自己當做一個接收的東西，容納進來的一切思潮、幻想、情緒以及一切的反應，簡言之，他所做的這種事情，分析家是許其完全自由的。

精神的材料這樣往復，於是我們纔能加以最貼切的考察和研究，而且，設若能真真地自由聯想，隱意識便會出現，表面上毫無關聯的思想或心像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將會發見。這樣，則許多不了解的或只是無意思的，使得了一種意義和價值。如上面所引的夢，便可以作爲一個例證。夢者和他的舊愛人D在車中相會，和他旅行到伯列斯頓，這兩件事，表面上是完全無關的，但自由的聯想，經過一長串連續的心像和觀念，便顯見其間實有切近而有意義的關係。自由的聯想，顯見：在夢者本人表示屈服的外形上，這兩件事有一個有意義的

共通之點，因為有這個因素，這兩件事便發生關係，而使夢者把兩件事當做一件事，因此就拉在一處。再者，這夢者曾經把「手指交在一處」這種動作，彷彿是「無意義的」，他自己既全然不覺察，而且也不能解釋，但從自由的聯想，卻證實這是性慾動作的徵兆。

由理智的立腳點來判斷，自由聯想乃是一種極簡易的過程，病人方面，無需乎甚麼技能或努力；但實際上，自由聯想卻是一個最難成功的過程，這並非因為牠本身有困難，乃是由於病人方面的抵抗所致。弗洛特曾經指明：病人或者因為怕他的隱意識宣露出來，或者因為他固執着（隱意識地）他的神經病症，因為這神經病，在實際上，確是使他的隱意識的欲望有相當的滿足，且為他在意識界所很少覺察的，所以對於真實的心理分析，往往死力地反對。這種反對所採的形式，有種種之不同；也許是病人不能報告任何的夢，不能做任何的自由聯想，訴說他心中沒有什麼可報告的；也許是他對於分析家加以怨惡的批評和論辨，用來阻礙自由聯想；也許是採用一種「理智的」反抗法，對於所得的材料，加以冷酷的批評的討論，把足以作亂的一切情緒的觀念，都排到後面，往往甚至不覺察他是有一點

情緒反應的。

對於這種種的反抗，心理分析是一定要把牠們克服下來的，正是因為這種原故，所以時間實是一個不可少的因素。

在時間之外，忍耐和勇氣，在病人方面也是必要的，因為，我們知道，把隱意識赤裸裸地佈露出來，一定是一個很苦痛的過程，佈露的結果，在他全部的人生觀和生活態度上，可以引起極大的變化，而且對於現實是一定要有點犧牲的。

前面我們引過弗洛特說的一段話，已經證明：心理分析根本上就不是一種理智的手續，而是建築於感情之上，就從這一點，又可顯見治療上第三個因素之重要——就是轉移 (transference) 這個因素。下面所引的話，弗洛特自己對於他所稱為轉移的過程所下的定義就在裏頭：

『在心理分析進行的時候，新的病象都是停止發展的。然而神經病之孳生性 (pro-ductivity) 並非就消滅掉的，不過卻是創造出一種特別的思想來（大半是隱意識的）』

這種情形，便可稱爲轉移。所轉移的這些東西，乃是分析進行時所喚起在意識界的情緒及幻想之再現和復生，其特徵是換位，從前的一個人，現在換爲醫生。換言之，過去的全部連貫的經驗再現出來的時候，並非是往日的模樣，而是採取日常對醫生這種人的關係這種方式。¹

因爲神經病本身就是一種換位的方式，所以感情的這種換位，可以宣露病人的情狀。換言之，所謂感情的換位，就是一種情緒的反應，因爲把當下的情景認爲就是過去的某一個情景，因此這種反應，或者過激，或者不當，或者和當下的情景不諧和有發生這種種的狀態。病人對於分析家，假若有直接的感情，則從前他對於和他有過親密而重要的關係的人（父母、姊妹、兄弟、奶姆等）所生的感情，到現在早已遺忘或不能認識的，有許多仍然可以再生起來。所以只有用這樣的喚出法，未實現的感情，纔有顯明的可能，纔有研究的可能，纔有適應於病人整個精神的可能。

¹ Brunhück, etc., S. 103, 104.

再引弗洛特的話：『他（病人）所推加到醫生這個人（即心理分析家）身上的，乃是許多柔和的情緒，這種情緒，往往混有敵意，而這敵意，在任何實在的關係上並沒有一點兒根基，所以一定要從病人的已成爲隱意識的老願望幻想各方面，把牠引出來。他的一點兒情緒的生活，引出之後，便不能再回到記憶中去，而是在他和醫生的關係中復生起來。』

所以若無轉移，有效的分析是不會發生的，治療的工作也不能成功。轉移是給病人一塊廣大的地方，讓他的隱意識的實現得以發展。但同時，在治療的過程中，亦如在各種心理神經病的治療過程中一樣，也是會引起許多小困難的。關於這一點，周恩士醫士說：『固然，轉移的過程，並非心理分析所特有的。……在這一點上，心理分析治療和他種治療之間唯一的差別，只在心理分析的治療，並非鼓勵那盲目的轉移而讓牠完了，反之，乃是要使醫生

②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ril, 1910, p. 215.

和病人覺察當時所發生的是什麼，然後，這種過程，纔有了解、控制和解析的可能。①

而且弗洛特也提醒我們：『心理分析的治療，並非去創造轉移了的東西，乃是去揭開牠，正如處理其他隱藏的心理狀態一樣。』

因為病人和分析家一發生關係，他的感情生活所要復生的是這麼多，所以，無論在緊張和壓迫兩方面，無怪乎要生出一種精細而困難的情境來，然而，對付病人的反抗，這種情境，正是一種有力的工具，分析愈深，則其進行借助於轉移者亦愈多。弗洛特評說：『分析家要想在轉移上表現勝利，他之一定遇着極大的困難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卻不要忘記，正因為有這些困難，我們纔得一種無價的方便，使病人已經遺忘的埋藏着的愛的情緒流露出來，顯現出來，因為在最後孤注一擲的時候，沒有人說是當場不在而能勝利的呀。』② 至若轉移的表現，可以有種種的方面，其主要者為積極的、消極的，或二者混合的（這種方式

①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Ch. XVIII, pp. 347, 348.

② Freud, "Zur Dynamio der Uebertragung," Zentralblatt für P. A. Jahrg. II, S. 171.

比較更平常。）

在一種顯明的積極轉移 (positive transference) 的情形中 (病人所表現的是親愛、同情等感情) 困難之發生，往往在病人極望完全依靠分析家，要求分析家給他指引、暗示、威權，但這些要求，分析家是一定要加以拒絕的。因為在這樣一種情形中，病人的隱意識和意識中，存有要和分析家更加親密的欲望，而他從這種分外的親密，老欲望和幻想，便可以得到滿足，所以他把治療的時間延長 (然而他並不知道他所追求的是什麼)。

在消極轉移的情形中 (所表現的為厭惡、嫉妬等等) 困難的問題，就在應付病人的抵抗，因為病人往往反對他自己的目的 (即是阻礙分析之進行) 而由此，便把他的消極態度的真價實現出來。

但是，轉移所表現者。不論是在什麼方面，在病人方面是一定會引起情緒反應的，而且往往是一種很深厚的情緒反應，這在治療的進行中，是一定要加以處治的——這不論在病人或分析家那方面，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三 分析家在治療上的地位和作用

這裏我們便到了分析家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了，這件事，是往往爲批評弗洛特學說的人所誤解的。

有許多淺薄的批評家以爲，甚至主張，分析家的職務，就是催眠家、暗示家、解罪的神父的職務，其實都不是他的職務，弗洛特早已確實地說過，最先最先的，就是在指導自我發見的過程。他應當使用技術，把病人放在這種發見的正路上，幫助他不要出軌，當他進行的時候，要注意什麼是觀察得到的，這種觀察，在孤獨無助的病人，因爲他自己的抵抗之故，往往是不可可能的。

再者，因爲隱意識的表現，是借助於象徵作用，所以，分析家應當應用其特殊的知識，幫助病人對於那象徵得到一種解釋，這種解釋，並不要預先做好的，也非強加於病人之上，而是採用指導原則的方式，由此病人可以抽出能應用到他自己精神上面的知識。例如分析

家可使病人熟識夢的約縮作用這種事實，由此他便會去發見：在他自己的夢中，約縮的作用怎樣活動。或者分析家可以把在各民族中意義一致的幾種符號告知病人，爲的是使病人去發見他自己所用的某一符號，是否和一般的用法一致，或許有其個別的內涵。

而且，分析家應當把自己所得的勢力，應用於病人之上，幫助他克服其內心的抵抗，以圖達到前面所說的分析治療的最後目標——病人自己發見其自我。

除此而外，把病人人格的種種原素綜合起來的時候，分析家的幫助也是不可少的。分析家根據他自己對於心及其種種現象的較博大的知識，根據他的客觀的立腳點，他定能引導病人把現在所解開的線，另外織成一個新系統，引導病人去觀察精神各方面之間的素所未知的關係。在這些一切方面中，就是分析家的工作了，而這樣的工作，乃爲有效的分析所不可少的。至若不應當做的，便是不要持着教師、暗示家、倫理導師等等任何的一種態度。若是這樣做來，往往都是一種誘惑，因爲這種態度，常常投合人類的浮而不實的心理，而對於那自己的隱意識自己只實現了一部分的人尤然。因爲這個原故，所以弗洛特主張，若

有人想要練習其治療和技術的，這些人絕對有放在專家之下加以一個完全的分析之必要。

在其他的許多治療法中，醫生既不設法引出端緒，也不給病人以指導，也不用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代替病人的生活方式，也不給以別種行為的原則，就在這一方面，心理分析的治療一樣是所以異於其他治療法的。反之，他要使病人發見他自己的傾向——不論這種傾向，和分析家自己的理想和學說有怎大的不同。

『假若醫生跳過這種目的，而擅居於道德家教師或導師的地位，對於困難所貢獻的解決，卻是根據於他自己的判斷而一定為主觀的因素所影響的，則他便踏出了心理分析的限域，誤用了心理分析治療的方式，心理分析的目的也便被忽視了。』^①

四 病人的責務

(1) Jones: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Ch. XVII, p. 315.

分析家的負擔，固然不小，然而承受這種負擔而更感受困難的病人，同樣的話也可以說吧。

心理分析所求於病人的，便是時間金錢和他當時的多數興趣要有一個很利害的犧牲，因為在治療的期間，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居於服役的地位。但是這樣的犧牲，比較還小，因為拋棄其極內部的自我，和求觀察及研究的欲望，纔算是大犧牲哩。不過由前面的幾章，至少可以看出幾分：這歷程是何等的困難而辛苦，牠所需要的，是耐心，是堅決，是誠實；而最要的是犧牲。因為他一定要知道脫離他的幻想，脫離他幼時樂意的欲望，脫離他的隱意識的滿足，而適應於一個真實的世界；實在的，他一定要把構造他自己和全人類的那小孩子氣的事物拋棄掉，這真是一個「大捨棄」呀。

第六章 心理分析在社會和教育上或然的效果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心理分析在社會及社會制度上的影響——家庭關係的改變及個人自由之增加——在教育理想及方法上的影響

一 引言

『唯用論 (pragmatism)』是代表哲學上我們很熟知的一種態度，經驗論的態度。唯用論是毅然決然地轉回來的，牠一勞永逸，牠把背向着專門哲學所寶貴的一些老習慣。牠擺脫了抽象和蹈空，牠擺脫了在文字上求解決，牠擺脫了壞透的先天的理性，牠擺脫了固定的原則，禁閉的系統，預想的絕對和來源。——唯用論反對唯理論的主張和方法，唯用論的軍火是很充實的，牠是一個軍事家。——所以，這樣，唯用論並沒有留下特別的結果，牠給我們的，只是一個傾向的態度，所謂唯用論的方法就是這個意思。不看最初的事物——原

理，「範疇」假設的必然——的態度 and 看向最後的事物——結果、效驗、事實——的態度。」

上面所引的話中，設若我們把「唯用論」三個字換為「心理分析」是很可以算為弗洛特學說的一個描寫的，至少也是描寫牠的基礎和一般態度。這是因為心理分析的學說，乃是在經驗方面用力，而且向前看到「結果、效驗、事實」又因為所發見的結果、效驗、事實，又是這樣的豐富，所以牠的真實性確是很靠得住的，至若牠能和科學上已知的許多理論相暗合的問題，此刻還沒有論到哩。

對於心理分析的學說，我們可以有兩樣看法；我們若持着一種工具觀念，則心理分析的學說能使我們和我們經驗的其他部分的關係，更為滿意一些（照詹姆士的主張，這是試驗任何觀念的「真實與否」的方法）若把牠看做新知識的啓示者，則心理分析的學說，在教育制度、實業制度、社會制度、個人的命運、家庭的關係諸方面，都把現在一切的价值，

① William James: What Pragmatism Means.

重新加以估定，對於人類，實在生了種種的好結果了。

茲因限於篇幅，我只能把了解應用弗洛特學說後所生的遠大的結果，隨便指出幾件，但我們獲得這些結果，若不會計及別方面的反對和厭惡，則非我們所希望的，因為如某哲學家所說：『現象之新奇的，若是會使我們的先見發生大變動大改換的，人們對付這些現象的方法，最常用的往往是：完全置之不顧，或責斥那些親證現象的人。』

我們要說的一個最根本的效果，應用弗洛特心理學一定要產生的，用尼采的話說，就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Umransetzung aller Werts)。

二 重新估定一切價值

第一，原始的衝動，我們已經承認，已經了解牠是我們精神生活的發動的基礎，而牠自己也有其真實性和光輝，對於任何諧和的意識界都是不可少的，所以是值得我們多加考量的。所謂「理性的」意識生活，我們將發見其不過是全體精神之一部，不一定是唯一的。

領袖和嚮導，也不常常是唯一的領袖和嚮導。一種社會制度的進化，也不得不讓原始的本能，在昇化這條路上，有相當滿意的自由，則外文明的理想，便不會太蹈高遠。再者，這種新的理想，在我們訓練兒童和教育的方法上，也順帶着引起了革命，因為歷來的教育方法，差不多只是完全對付兒童的意識界，其他一切，則完全不問。教育制度上既然有這樣一種改變，所以我們可望個人比較更易於了解，更能直覺地認識人類的動機，則我們遇見某些人類現象時，如戰爭，階級間的仇恨，社會運動和宗教運動，向來我們的「理性的」解決法，差不多完全失敗的，我們比較可以少挫折一些，少愚蠢一些。

「一半的哲學家不知人類的偉大，又一半的哲學家不知人類的卑賤」巴斯客 (Pascal) 這樣說了，就是這種愚蠢，不論那一方面，心理分析是將有助於補救的。

外部的和內部的禁制，我們將不會把牠看做是完全個人的，而是一個假面具，下層是藏有什麼東西的，所謂禁制，不過是用來掩飾罷了。斯蒂芬生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說：「沒有一個人的生活，其外部是真實的，沒有誰是生活在鹽和酸裏面的，實在是生活在

他腦部的溫暖的幻景室裏。有着塗彩色的窗子，有着藏蓄豐富的牆。」而且我們一定要知道我們精神的幻景室的性質和勢力，而使牠和我們的理性的自我有相當的調和。如弗洛伊德特綜括地所說：『向來對於意識的性質，過分重視，因而現在生出一種反動，這反動，我們若要對於精神的行爲，有任何正確的了解，卻是不可少的先行條件。借里鋪斯的話說，我們一定要把隱意識認爲精神生活的普遍基礎。』

三 在社會及社會制度上的影響

所以，對於個人，我們希望他自己能有一種更好的了解（這樣，則內部更能調和）他的生活根基於較深澈的衝動（而非根基於浮淺的衝動）的機會也較多，用於他自己和社會的目的的精力也較多，因為他的禁制既已大爲減少，則他的精力便可應用在別些方面，並且，社會態度和社會理想既已發生變化，則他的外部，便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

大凡新的知識，似乎都難免走到消滅合羣本能的力量這條路上。個人既從父母和威

權情結的勢力解放出來之後，往往很不願意盲目地服從社會全體或社會中「領袖」的指導。計算起來，無論何事，其效驗之大，恐怕沒有比這事的效驗更大的，就是我們現在的社會制度——尤其是道德、政治、經濟這幾方面——乃是從所謂「領袖」和民衆間的生機擠出來的，而所謂「領袖」卻又看做是社會的磐石，民衆則是被那求指導的無理的衝動所驅使的。但是，設若個人能够依賴其自己的衝動的時候（設若他對於這些衝動，能了解，能對付，則依賴的可能更大），他將不復爲那不明白的禁例和恐懼的犧牲品，他也不願意服從羣衆的衝動或「威權」的指導。這種精神的獨立，再進一步，便可創造出一個新社會來，這新社會確有實在的作用，大凡個人所有的欲望和意見，這社會都能發表，都能綜括。而且，一半因爲上面的理由，社會的法律和風俗上，將有一種較大的彈性。在隱意識裏面，大凡人們都把法律和風俗看做一個可怕的尊嚴的有威權者——父之再生——的命令，他抗拒這種威權，也許可以無害，然而他的命令終久是爲人們所不能明白的。他也不敢把他的自發的衝動加諸這個威權之上，因爲在文明社會中，風俗和法律已經成了一種死

東西，壓迫在思想和行動的自由上。不過根據別種理由，這種情境並不見得就錯。因為人類對於某些活動的衝動是極其強烈的，所以，只有用重罰的恐嚇，他纔能把他所有而又畏懼的那些衝動壓下去。只要看我們的結婚法、財產法、關於性的許多風俗，對於某些行為的責罰（如成人間的同性交）差不多都是關於身體機能的儀禁例，諸如此類，其道理便可明白。然而心理分析的探討，卻顯見人類對於這些一切方面，都是有極複雜種類極多的衝動和需要的，所以可以防止我們的觀念的結集，不要這樣死僵，而幫助我們知道：這類的衝動，雖然是要不得的，卻不能因為有壓制的法律和風俗就會消滅掉。

心理分析的研究，不但有消極的結果——即排除對於發展自由的障礙——而且還有積極的結果。一個人的精力，從前一方面因為他禁制之故，他方面，因為社會要保存其必需的禁例之故，因而用盡了的，經過心理的分析，是仍可以獲得自由的，對於個人和社會兩方面的目的，都有利益。讀摩利思的無何有鄉之消息（William Morris's News from Nowhere）的人，想來總會記得：從前嘗做過牢獄的房子，繼後便成了教育的機關，當過獄

官的，卻成爲教師和導師——這個具體的例證，顯見這樣的改變是可望實現的。

假如有人反對說，衝動獲得自由，難免引起不幸的結果吧，那我們一定要答辯：第一，衝動的活動，固然是向着原始的顯望，但一樣也向着昇化的方面，人類的原始衝動，假使得到適當的滿足，則其需要表現昇化作用，也正如需要表現原始欲望一樣；第二，對於原始的欲望，牠們活動的方面和情形，我們要知道，要了解，然後纔能加以任何的控制。並且，現在的社會，對於衝動，只是一再加以壓制，並不去教導牠們，應用牠們，以達其最後的目的。

我們的生活，大部分都是蒙上了偽善和裝情的，因此，在下面的，便含糊不明，牽強支離，這種病症，我們若增加知識，是大可救藥的。在每個社會裏面，都有一些人，他們的禁制，非常堅強，所以就是存在的事實，他們都不能瞥見一眼（和實行男女同學的學校的主要人物接近的人，常常確然地溫和地對聽衆說：『我們學校裏是沒有性的問題的。』）又一些人，固然能看見幾許事實了，但他們卻不問那些事實，常常說：『只要一加考究（所考究的東西，他們稱做「危險的」或「不快意的」）便會引起更壞的損傷的，或說這類的事實，只是

專家纔研究的，或把他們的恐懼，加以一種類此的理性化。

人生觀像斯蒂芬生那樣誠懇而賢明的人，確實是很少呵，一八九四年的時候，他從法利馬（Vailima）寫一封信給他的表兄弟 R. A. M. Stevenson，他說：『我一天一天生活下去，我漸漸成了一個狂妄的兒童了。對於這世界，對於生產，對於遺傳，對於視聽，我是已經不能習慣了。……這生活，在表面上是塗飾得很漂亮的，文雅的，然而在根底上，卻是不真純的，狂醉的——或醇酒的——兩方面所成的一種景像，我已沒有習慣能使我和牠調和了。』

斯蒂芬生在這個地方似乎已經實現了存在的事實，和他自己關於這些事實的問題。用心理分析的方法，他所感到的兩極端的衝突，我們卻可以走到一種調和的路上，就是不再把兩方面都這樣完全屏棄，而使一方面少「修飾一點，少塗抹一點，少文雅一點」在他方面，則排除那無聊的恐懼和禁例，使牠少可怕一點（因為許多人都是這樣。）假使這樣的一種調和都不能成功，那麼，他至少也要知道這種調和，要和非調和和尼采的格

言說：『所必然的，不但一定要生出來，絲毫不加隱藏，——遇到必然問題的時候，一切的理想主義都是謬誤——並且還要去愛牠』(Ecco Homo)。這樣話，我們縱然不全體承認，也要有一部分承認呵。

而且，在這裏要注意，弗洛特的學說，對於問題，並不是想提出輕易而絕對的「解決」，決不的，如詹姆士的話，「決不靠着脊背去休息的」，心理分析沒有什麼一定要達到或可達到的目標；但是，牠第一件確實給我們一些東西了，牠給我們精神問題的知識和得到這種知識的方法，假若這能夠辦到，那麼，確不必再走遠去革人類思想和活動的命了。但是，前面說過，牠也是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些問題的，個人生活和羣衆上各種向來不明白的事情，牠卻能使之格外的顯明。

四 家庭關係的改變及個人自由之增加

尤其是在一些方面，弗洛特的發見，其效驗最爲廣大，而目前流行着的思想和習俗，都

可以發生很大變化的，——就是在家庭生活、兒童訓練和系統的教育事業三方面。

『在兒童訓練上，心理的分析，我們稱贊牠是一種燦爛的探查的事業。』兒童隱意識中的衝突這本小冊子的兩個著者說。而願意從事這種事業的那些人，也將發見心理分析所貢獻的結果，乃是向來所不曾夢見過的呀。在兒童最小時代的教養和訓練上，心理分析所可說的，或者似乎多在教育問題的消極方面（很重要的）。我們知道：壓抑的工作和情結養成的能力，從個人誕生以上，即發生作用，所以幼年時代的環境和教育（廣義的用法）在影響上顯然是很重要的（弗洛特以爲：人生最初的三四年對於將來精神的傾向是極端重要的）。在最初這幾年，自我在適應外界的歷程中，已經走了第一步；因爲在這種歷程中，對於複雜而精細的問題，是不得不對付的，所以不調和的現象難免發生。在這期間教者或訓練者的工作，總括起來說，就在如何找出最完美的方法，來避免不應當的不合法的壓制及未解析的情結之發生。而我們要想達到這樣一種目的——或者說，和這目的相近的

② The Conflict in the Unconscious of the Child, M. D. Eder and Edith Eder.

任何事情——我們必須有廣博而精深的知識，必須有許多心理學上的了解，必須有多量的忠誠，而且，父母和教師對於其子女和學生的知識，不惟要完全精確，並且還要應用裕如，然而對於最後一個要求，人們卻往往很詫異的。

關於這一點，周恩士的警告是應當注意的：『假如有一個高興的母親確然地說，她的兒子把他心中所有的事都告訴她了，我們可以完全確實知道她乃是一個大幻覺的犧牲品。我們要知道：從最孱弱的時代起，兒童不但把他從任何成人（無論怎樣親愛的）得來的最內心的思想本能地保存住，而且，即使是對他自己，他既不能把其中許多思想用格式表達出來，而且也不願意表達出來，而這些，並不是很不重要的呵。』^①

如前所述，對於情狀的了解，既若是其重要，所以現在我們還要再說幾句。依照弗洛特對於心的假說，兒童的心和成人的心之間，是難免有抵抗存在的，而且非到了發現這種抵抗以後，教者的工作纔能在有效的方面進行。兒童的心中有稽察的作用，阻礙他的許多思

① Ernest Jones: The Unconscious Mental Life of the Child.

想和感情不得表現；而且，外界的禁例，他在這樣年幼時又不得不承認，因而他知道他的內心的思想和衝動，有許多是不適於他周圍的成人的標準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舉一個例：弗洛特及其同僚的研究，發見一件常見的事情，就是：一些事情——其中以性爲最顯要——父母若是不許子女知道的，或者他向來沒有問過家長的，則他往往背開父母，私自去玄想。這些玄想，大多數往往忘記了，「於是表面上似乎非常純潔，其實卻欺了外人和他自己了。」

至若在成人方面，他所以難於深入兒童的心，就在他自己的意識和兒童的隱意識之間，有欄柵之存在（就是在同一個人之中，成人的心和兒童的心之間的欄柵，）非到這種欄柵消除之後，成人甚至是不能有資格去觀察兒童心的實像的，——並不要他去觀察存在兒童隱意識中那些未知的事情。

『有些批評心理分析的人常說，他們也曾專心研究過兒童的心了，但在兒童的心裏，並不會發見心理分析所述的種種特徵和內容，上面的話，便是對他們的最後的答覆。他們

自然是不能這樣發見的，理由也很簡單，他們自己心裏的東西，他們都不能看見。一個人非等到他已經到了他自己的心的最隱處，他一定是不到別人的心——尤其是兒童的心——的隱處的。」

所以，怎樣避免那不合理的壓制及不可解的情結之發生，這個問題，是只有那對於精神情狀有所了解的人纔能對付得了的；而且，就是這樣，也是困難多端，現在我們把其最重要的兩三處，乘這個地方來說一說。

第一，是教育歷程的時間早遲問題——尤其是在其幼年方面——就是使這生的生物能適應其所加入的文明環境的問題。我們前面已經說過：昇化是怎樣精細的一個過程，關於昇化的限度和範圍，我們所知的又是何等的少。然而，在實際上，我們仍然要求：在同一時間期內，各個人都要達到程度大致一樣的昇化——這一個要求，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和其中的一些人有很利害的衝突。

所以，到我們有了充分的知識之後，便知道我們不必再把一切都鑲在一個固定不變的模型裏，以圖適於現存的社會組織，我們的訓練和教育，便將開始走上正當的路上。可想得到的方法，除了使適應過程成爲苦痛的、複雜的、充滿困難的而外，或者沒有別的罷。所以，我們所能做的，就在在可能圍範之內，盡量輔助這種過程，使牠有滿意的成就。太急的弊病，我們是能避免的；例如我們對於少年人的行爲，希望其純潔、精細、適當，往往易於太過，對於其良好適當的舉動上略有我們所謂失檢的地方，我們甚至就加以責罰而非理解。在精神界中，我們是不得不有充分的實驗的，來觀察兒童的原始衝動進行的方向和情狀，我們不一定常常讓這些衝動來統治，我們只求了解其意味和干繫（屬於有「家教」的家庭的小孩子，父母卻常常任其自由玩弄他們自己發見的任何穢東西，或盡量表現其對於自己身體機能的興趣，這樣的孩子究竟有多少呢？我們是要詫異的罷。）或者就是這種原因，便可以阻礙兒童外部的發展，在這樣年輕的時代，便不能在成人生活中謀得其相當的位置，然而這也不一定就是一種損失。因爲關於這樣的事情，我們的知識，是還不够定下什麼

法則的。我們只知道：在常態文雅的社會中活動的受過教育的文明人，因某種神經的毛病或身體上的疾患（或者至少也是缺少身體和精神上的生氣）而不得向前發展的，實在是很多很多，而這，確實是證明我們的撫育教導的制度是失敗了。

所以，到了這裏，我們看出在初期教育的歷程上，特別有兩方面是應當避免的，就是：訓練之過急（*over-haste*）和不合理的劃一（*undue uniformity*）。誠然，我們口頭上許給兒童的自由理想，並不見得很少，但我們是否走過那個階段，卻是很可懷疑的；並且，即使我們的宣言是很忠實了，沒有知識，理想也是不能見諸實際的呀。偽改革家（優種學者，蒙台梭利主義者，及其他一大羣的人）所常常這樣討論的「自由」，是一點價值都沒有的，因為他們的討論，乃是建基在「無知」之上，他們對於他們宣稱所要研究的兒童的精神狀況，尤其是他們自己的精神，簡直是一無所知的。

初期訓練這種工作上的第三個要素，便是教者方面，要願意應付兒童精神狀況中所包含的一切。開始的時候，關於兒童的性質，預先就有假定和成見的人，在這一點上一定會

失敗的；因為他將不願意承認兒童的一些衝動而怕去滿足其好奇心。所以在這其中，便包含着誠實和光明的整個問題，尤其在性的詢問和性教育方面。弗洛特相信：最深厚最有害的壓抑，或許就是在這方面養成的。關於性的事情，父母和教者既然這樣不願意，而且不能給兒童開導說明；所以這整個題目（是各個年幼的兒童自然地所最感興趣的，）便成爲可恥可羞的一件事，以爲和尊長是不合談論的，因此，意識界既加以壓抑，隱意識又再加壓抑。

所以，教者方面，對於兒童的一切問題，若都給以誠懇的答覆，這件事的外面的關涉和內部的涵義，都能設法使之明瞭，而自己的知識，在可能範圍內，又盡量使之恰當——這樣，除去兒童關於性的觀念的幾許羞恥，祕密錯覺，對於他是很有幫助的。但在同時，根據心理的分析，我們發見：在這一方面到是不會找到輕易的解決法的。若以爲（許多心意很好然而無知的人就是這樣假設：）把關於性的事情的一切，都告訴了兒童，答覆了他的問題，關於性的事情的行爲，都是靈敏而賢明的，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乃是一個最大的錯誤。大多

數的學校實施性教育所持有的聲辯態度，就是這種同樣錯誤的態度，各年齡各發達階段的兒童，他們都施以性教育（正如你教歷史或算術一樣）如近頃本邦一位有名的教育家所說。）這樣的一種觀念，乃是假定：只有意識的心纔是必需考慮的，是理性的、邏輯的；然而，性和性的情緒，根本上就是屬於隱意識的。不過知識也可以做一點事情；如防止兒童性的衝動之早熟，教兒童把身體的機能當做一件平常的事情，不要包藏在神祕羞恥裏面，少規定一些不顧兒童天性的行為的死標準，在這些方面，知識的用處或許還要大些。

關於前面所說的第一點——性衝動早熟之防止，心理分析給我們的指導是並不不少的。通常的觀念，都以爲五六歲以下的兒童，是不會有關於性的感情的，但是弗洛特的研究，這種觀念已經見得是不對的了；弗洛特很明白地指出：兒童在年齡很小的時候，也能受性的激動，而其激動的方法，卻是父母奶姆所想不到的。所以，我們要格外留意，不要讓年幼的兒童（即使是在嬰孩時期）看見或聽見關於性的事件，例如在父母臥房中睡覺，和別人同牀睡覺，或和異性同沐浴、穿衣服、脫衣服，這些在五六歲以下的兒童最常有的事情，都是

容易使兒童的視覺或聽覺受着性的刺激的。

所以，性的見解比較「高尚」和人生觀開闊的人，其所得於弗洛特的研究的知識，是比那見解狹隘態度保守的人所得者要多些的。

關於心理分析的發見在初期訓練和環境上的影響的事項，最重要的是很多的，但我們只能談到一兩件，這就是前面所說的。待諸將來完成的許多工作是很困難的、精密的，必需經過多年的耐心的研究，然後纔能得到廣大的結果；但是，總而言之，借一個有名的心理分析家的話來說：『第一件我們不得不知道的，就是不要做有損害的事情；然後或者我們纔能知道做好的事情。』

現在我們若轉到家庭生活方面，我們便發見：在這方面，心理分析也給了不少的光明。弗洛特曾經指明，在家庭生活中，原始衝動可以得到其最初期最深厚的滿足，個人後來生活的心理傾向，就是從這裏生出來的。父母的職分，一半即在輔助兒童關於父母的情緒得到一種諧和的發展，或至少也要盡量約束，不要使之引起衝突。然而家庭的關聯，不論積極

方面或消極方面，也許非常嚴緊，所以個人便不得再自由自在，因此以後他精神上便發生許多的困難。所以，有知識的母親，她教養一個兒子，她便不把他對於家庭間的關係培養得太富於吸引力，尤其是不讓他對家庭有太大的犧牲，有情人樣的態度，她會把兒子的情緒的活動轉向外面，使他養成一種比較客觀的共公的生活。做父母的人，不要讓兒子太依賴他們自己，這件事是辦得到的；過分的親愛和過分的容許，假若得來的時候，兒童方面並沒有費什麼力——在一方面是一種危險——或沒有相當的親愛和容許——在對方面是一種危險，因此便會引起壓制和內反的現象，這些都是父母所應該避免的。瑞士的心理分析家兼牧師拍費斯特 (Dr. Oskar Pfister) 在心理分析法 (The Psycho-Analytical Method) 一書裏說，比較大的危險，或許就在兒子對於父母，過於附隨，過於尊從，其結果，他一生之中，只是做微下的依賴的人，一方面怕威權，一方面又喜歡威權。他說：『設若不脫離父母去作更遠大高尚的打算（這會被基督警誡過，）死呆和壓制的現象是便會發生的。即使是天才很高的猶太人和中國人，也仍然老是依賴着他們的父親，而所謂經驗，不過是

他們的文化石化罷了。」

在父母方面（或居於父母地位的人），要達到這樣的目的，當然要有點犧牲，這犧牲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施親愛於兒童，一方面是接受兒童的親愛。我們要知道，父母對於子女的熱愛，乃是強烈的爲我的欲望之一種表現。母親和她的兒女發生這樣的關係，乃是求她自己的情緒的欲望之滿足，並非顧到兒女之諧和的發展，母親的態度的真面目，已經被心理分析揭開了，她的態度，不復只是博愛主義了。同樣，兄弟姊妹間的關係，我們也要了解，也要改變，則這些關聯，方不會成爲成人發展和獨立的路上的絆腳石。有些弟兄，對於某個姐姐或妹子非常切愛（這切愛，在家庭裏面是看做最美的），因此在他一生之中，就沒有別的婦人能代替他對於姐姐或妹子的印象，而新關係的成立（如結婚之類）也就很困難了，或者不可能。此外，如姐姐切愛一個兄弟，甚至姊妹相愛，兄弟相愛，這道理也是一樣的。

再者，父母自身間的關係，在引起他們對於子女的反應上，影響也是極大的。弗洛特曾經說過一個病人的事情，這病人是個婦人，她因爲她的七歲的兒子之故，染了一種切望神

經病，因此，對於她這不幸的兒子的生存的每一件瑣事，都表示一種不合理的過分的寵愛和煩腦。他的健康，他的教育，他的衣服，他的遊戲——一切在她看都是極其重要的，可怕的痛苦的重要。繼後分析的結果，發見這母親的性的情感的生活原來是不曾滿足過的。他因為對於她的丈夫有過背棄的態度，所以她心中充滿了自責，為補償這種過失（這是只有她的隱意識纔知道的）起見，她對於她的兒子的幸福，便表現一種過分的熱忱，其實在隱意識裏，卻有一種對於她兒子的嫌惡，不過卻和其意識的親愛相混和了。

五 在教育理想及方法上的影響

在兒童發展的後面幾個階段中，我們便到了特殊義的形式教育了。這時候，心理分析所給與我們的指導和知識，比較有一點積極的性質。牠的作用，總括而論，可以說是幫助我們去發現協助指導個人昇化的能力，走進對於個人自身和社會都是最合宜最有用的路徑中，以用什麼方法為最好。

在這樣的工作中，教師的作用顯然要佔一大部分，而且是積極的，並非消極的，因為從九歲起，往往一直到十八歲或二十歲止，這個期間中學校中的形式教育，在近代人類的生活上，乃是一個最大的勢力。

關於這件事，弗洛特自己的話是再好沒有的了：『教育這種東西，我們可以說是鼓勵激發人去駕御唯樂原則，去用唯實原則來代替唯樂原則，所以，對於自我發展的歷程，教育是給與一種幫助的，為達到這種目的，因此在教者方面使用愛的報酬；但是，假若兒童以為不用努力就會有這種愛，那麼，教育的運用便是錯了。』所以在最近的將來，研究過弗洛特學說而又能應用在其自己工作上的教師們，其前面是展開着一大塊可工作的園地的，而其工作的可能數，或許比醫生的還要多，因為教師的地土是一塊比較廣大的。

弗洛特為拍費斯特的心理分析法一書作序的時候，曾經表示過一種意見，就是，在將來心理分析家式的教師的工作上，我們可望得到很大的結果，在許多方面，他主張着說，教師和醫生比較起來，比較更宜於把心理分析的原理作一種普遍的應用，沮里齊的又一個



分析家里克林 (Riklin) 說「很明白的，對於方言學家、教育家及別的人之間的歡樂的合作，我們一定是很歡迎的。我們需要他們，而且希望他們給我們最大的刺激。因為心理的分析是不能永久限於病理學的。教育界接受心理分析的知識是最合式不過的。所以衝突還要藏在神經病的那可憐的假面背後，將要不大了。許多的衝突（例如青春期的衝突）將要受完全不同的裁判，而帶到理性的解決的前面來。」

具有這樣知識的教師，他所向的目標將要是不同的，而求達這目標的方法，也將不同於通常所用的方法。很概括地說，他的目標，將要是：讓必要的昇化有適當的出路，走向昇化的時候，要避開「小路」（不避開小路，容易引起情結）輔助學生求其自我的認識，在可能範圍之內，盡量解放心力。這些都是他的目標，但非標準的創造（道德、人生思想等等的標準），也不是把任何一些觀念從外面播種在學生心中。

至若論到改變過來的新方法，第一個重要觀念應當記住的，就是：分析家式的教師的注意，應當轉變過來，意識和隱意識，都予以同樣的待遇和應用，就是這一種變化，便是使我

們現代的教意制度革命的。

我們現代教育制度的一個最通常最壞的結果，便是精神的崩解。現在的制度，完全為學校生活的全體設想，終日所用的，又是直接的教育，所以隱意識是完全不會顧到的，因此便從意識界分裂出來，而分裂之後，也就再連不上去了。

這種過程，就在我們眼前可以看得見，第一個最顯明的結果，便是「學校生活」和兒童其餘的生活之隔絕分離，因此生出兩個密不相通的區域，兒童在這裏面生活和活動的地方和時間，是彼此各不相同的；而二者之間的鴻溝，又沒有溝通的橋梁。這種反常的現象，比威爾士（Mr. Wells）表示得更好的，恐怕沒有第二個人了。威爾士的描寫，見於他的種種著作中，而以新馬琦維利（New Machiavelli）（對於這個題目有興趣的，可以讀讀描寫得最驚人的“scholastic”這一章）和最後的一本著作不死之火（The Undying Fire）二書為最。他說這種事情，敘述得最為扼要：「這兒，在我四周圍的是倫敦，一個極不可解的東西，是偉大勢力們的一個漩渦，我腦中充滿了牠給我的印象，我簡直承受不住了，

牠挑動我的想像，想像到一個永久不明白的疑問；我的學校不但不曾給我一把開牠的鑰匙，而且實際上簡直一點沒有解釋過牠。」^①

但是這種興趣和環境的分離（這大半是有意識地做出來的），比起我們現代制度下流行着的精神的崩解（*psychic disintegration*），還算不得一件十分有害的事情。精神崩解之後，幻想便生，有了幻想，於是意識和隱意識之間，便生出一道永久不滅的鴻溝，意識也就不不得借隱意識的光明來顯示。兒童受教育的時候，只應用他的意識，而他的快樂和滿足，他卻抽到隱意識之中，然而這隱意識，在意識的理智生活中，又無需乎佔一部分的位置。因此，孩子式的思想便永遠不會停止（因為原始的隱意識和比較發達的意識之間不得發生關係之故）這種思想，既不會停止，於是又轉而使抽象的思考，更為艱難。所以，一個人，我們要使他在其最內心的自我上——尤其是思想方法和感情——永久是一個小孩子，永久是向後退的，我們是很能辦得到的，而這個人，就是我們的一種最「進步」最「理

「智」的教育制度的產物呵。關於這一點，我還記得一件事情，我且舉來作例證：我相識的一位婦人，在她的夥伴們中，大家都承認她的教育程度算是很高的，她告訴我，就是那最簡單的抽象的思考，她都不能，而且對於抽象的思考，非常厭惡；然而在學校裏面，她因爲心的接受力格外敏捷，記憶力非常好，思想也很快（就表面而論），所以什麼獎賞和榮譽，她都得着，但是畢業以後，她說（很傷心的樣子），她心中比較深一點的材料，並不會受着一點培養，心裏面發生作用的是些什麼東西，教師也不會告訴過她，教師也不用方法阻止她折回去作小孩子氣的，而這種孩子氣的特徵，她現在雖是已經五十歲了，然而仍受這種特徵的役使。

我們只要把這些情形在心裏面考慮考慮，便可見學校中：記憶工作的問題，教材的選擇，教育上所謂的「理智的」結果和情意的結果之間的關係，都是要站在和現在通常的立腳點大不相同的立腳點上來對付的。而甚至比較更困難的，比較這幾個問題更易於受心理分析較多的影響的，恐怕還是在教師及教師的職能。

所謂教師，乃是父或母的代替，因為從父母關係中發生的一切困難，也一定包含在教師和學生的關係之中，而且還加他自己親身的關係的種種問題。

所以，教師對付威權、放縱、平等、自由、感情的關係等等一切困難的問題，是應當採持一個新的觀點——和意識一樣的隱意識這個立腳點。這個問題，此處因限於篇幅，不能詳加討論，但不妨隨便說幾句，可以指明其意義之所在。教師對學生若是施與威權（或者常常施與威權），那麼他就不可不知道那威權的涵義是什麼。施過威權之後，會產生什麼結果。在他自身之中，他也許有一種過分的父情結（father-complex）（對於父親的一種很強烈的反抗），因此便會使他們喜歡濫用威權——施用威權若是謬妄的，而且不明瞭學生的反抗，便是一種壞事情。並且，假若他施用威權，而學生也願意承受，並且還尊敬教師，這也許可以不過是替學生積惡罷了，因此又在學生的隱意識中生出一種過分的父情結，而這父情結，最後終久是會引起其反動的。一樣的道理，教師願意和學生平等，甚至願意服從學生（這在偽教育改革家裏面是很普通的），也許是表現「求異性凌辱的衝動」(maso-

chistic impulse) ——喜歡下賤和受苦——的一種徵兆，然而對於教師或學生，這種欲望實在是沒有一點利益的。再者，教師對於不論那一種責罰的態度，若用心理分析研究起來，也許是很有意義的，很顯明的。「堅信責罰」的教師，他也許會發見他之所以信仰，不過在滿足其自己的求凌辱異性的衝動 (sadistic impulse)，而這種衝動，乃是他自己所不認識的，他之所以責罰，或許不過在幫助學生造起同樣的一個性的變態傾向來罷了（讀者且想一想盧梭受體罰的經驗吧。）

總之，簡單一句話：教師對於他自己的隱意識若沒有一種相當的了解，那麼，他的行為爲什麼會向着某些方面，在這最重要的隱意識的精神生活中——由此，所以終久還是在意識界中——他的行為會發生什麼效果，他是不能夠知道的。而且，所得的結果，也將是我們今日所看見的——不過是我們全教育制度上的混亂和徒然而已。這是拍費斯特用溫和的言語所表示的意見：『當我一高與分析我的同事的時候，我便感受着一種深徹的震驚，因爲我發見教育上各樣的錯誤，都是在情結之影響下所犯的呵！』

我這樣潦潦草草，把心理分析的知識在教育上所生的結果考察一過，對於這個題目自然是不能算爲很公正的，因爲我們所論的，不過是一點邊際而已。但對於那確信：在教育方面，也像在前面說過的其他方面（個人、社會及國家生活）一樣，心理分析一定有深厚而重要的結果的那些人，這樣大概的論述，一定是很顯明了。

所以，心理的分析，一方面啓示了一種新的知識，而這種知識，又預先表示多種最有希望的可能，一方面又是一種有力的工具，用來探測那向來沒有測量過深淺的心海，心理分析實在是要我們注意，要我們研究的。

甚至對於有一些人，看見心理分析所啓示的新知識和發見之討論就大不高興的，我們的研究也可以證明是有結果的。假使他堅信的反對一定要繼續着，那麼，他們這些反對者，我希望他們要有福祿特爾（Voltaire）的精神，福祿特爾寫信給他的敵黨的首領海維夏士（Helvétius）說：『你所說的一切，我都把牠完全駁倒了——並且，願你防護你的發言反對權一直到死。』

弗洛特近著介紹

在過去五六年中，弗洛特教授是仍然繼續進行他的研究的，而對於往日的幾許工作，也研究得更加精細，把已經成立的若干理論，應用到新的方面中，關於某些問題，並且還加上了一些新理論，不過對於他的基礎概念是並沒有衝突的。

所以，乘本書出版的這個機會（第一版係在一九二〇年四月發行），我們似乎很可注意注意弗洛特（及其從徒）的工作上幾個最重要的進展，不過爲篇幅所限，我只能提一提。

第一，所謂「Narcissism」（指一種狀態而言，在這種狀態中，愛的對象只有自我，向外界對象的衝動是很受抑制的）這個概念，在弗洛特現在的意思，以爲這是性慾發展上一個必然的重要的階段，出現在前自愛時期與後愛物時期之間，對於同性愛頗有密切的關

係。這種自愛在個人發展上的進化，對於愛的心理的影響，對於昇化的關係，以及對於某些神經病的關係——這些方面及其他，弗洛特都加以研究，接連地發表了幾篇論文，他所得的結論，對於全體精神的發展，頗予以不少的新解釋。

第二是形上心理學 (metapsychology) (這是弗洛特最近幾年來所考慮着的) 這個名詞，弗洛特用來『指一種心理學而言，這種心理學，對於一切心理歷程，都是從三個觀點來看：即動的觀點、地勢學的觀點、經濟學的觀點』● 很概括地解釋起來，我們可以說：在此地，弗洛特是着重於心理現象的三方面的：第一是由機關生出來的動力 (dynamics)；第二是心理歷程在心中發生的區域，這些心理歷程相互間的關係，又在心裏面的什麼地方 (如在意識界中，在前意識中，在隱意識中)；第三、精神力依照自我費最小勞力得最大效果的原則而產生，而分配，而消耗，其法則是什麼？

弗洛特在他的題名唯樂原則之外 (Beyond the Pleasure-Principle) (已有英譯，

● 引周恩士一九二〇年正月在英國心理學會醫學部的一篇講演中的話。

一九二二年由國際心理分析出版部印行)一書中，也發表了很不少的精深的思想。在這本書中，他討論自我衝動和死亡衝動(Death impulse)的關係，討論是否不會有比那唯樂原則更原始更有勢的一種力(即反覆協迫(a repetition-compulsion))這個問題。所謂反覆協迫，弗洛特的意思，是說：對於某些行爲和心理態度，我們心中有一種強有力的協迫，『而把我們所追求的命運——命運上一種超自然的東西——的印象給我們。……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有一種人，我們和他發生關係，爲何結局總是一樣的：受過他人照顧幫助的人，過了些日子，爲何一定會惡意地棄絕他的恩人。……又有些人，我們和他們結交，爲何結局總是朋友的詐騙。……男子對於婦女戀愛關係，爲何總是經過一樣的狀態，而得到一樣的結果，諸如此類，我們都可了解。』①

在羣衆心理學和自我之分析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一書中 (國際心理分析出版部印行，一九二二年) 弗洛特卻是到社會學裏面作一

①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s, pp. 22 and 23.

個新的探討了。在這本著作中，他指出：有些普通社會學家，非常喜歡在個人心理學和羣衆心理學之間，劃一個截然的界線，其實這界線並非實有的，或至少也不必我們加以仔細的考究。從最小的時候起，個人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和一個羣體適應；兒童對於家庭的關係，即是成人對於社會的關係的模型。而羣衆對於其領袖的反動這一點，弗洛特尤爲注意，他並且還從這個立腳點上，將教會和軍隊這兩個人爲團體加以分析，應用從心理分析所得的知識。他指出：個人之來到教會，乃是要把他自己和基督同體，愛他的同類，如基督愛他們一樣。對於軍隊的領袖，兵士把他們當做他的理想，而於同伴，則視爲同體。一個原始的初等的團體或羣衆，我們可以說是由一羣人組成，而這一羣人，他們把一個共通的對象來代替各人特殊的自我理想，至若在他們的自我上，他們卻視爲是和別人同體的。所以，那使幾個團體中結合的衝動，我們若稱之爲異性的，或同性的，實在很不適當，不過，有一點很重要我們要知道的，就是同性之聯絡羣衆的關係，確實比較好得多。至若催眠、神經病等等的現象，以及原始的人類，弗洛特都研究到，羣衆心理學上許多含糊不明的地方，都可因此明白。

上面把弗洛特較近的著作，大概探測了一下。我希望讀者對於這正待開發探討的大路，可以得到一點觀念，弗洛特思想的新傾向，也將明白顯露出來。

Barbara Low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關於弗洛特心理學的英文著作介紹

Abraham, K.: Dreams and Myths, (1913)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Monograph Series, No. 15)

Brill, A. A.: Psychoanalysis - Its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2d Edition, 1914)

Coriat, I.: The Meaning of Dreams (1915)

Eder, M. D.: War Shock, The Psycho-Neuroses in War Psychology and Treatment (1917)

Eder, M. D. and Eder, Edith: The Conflicts in the Unconscious of the Child (Reprinted from Child Study, 1917)

Ferenczi, S.: Contribution to Psychoanalysis (Auth. Translation by Ernest

Jones, 1916)

*Flügel, J. C.: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Family (1912)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Forsyth, David: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Kegan Paul, 1922)

Freud, S.: Selected Papers on Hysteria (Auth. Translation by A. A. Brill, 1909)

Freud, S.: 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Sexual Theory (Translated by A. A. Brill, 1910)

Freud, S.: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lated by Brill, 1913)

Freud, S.: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Brill, 1914)

Freud, S.: On Dreams (Auth. Translation by M. D. Eder, 1914)

Freud, S.: Wi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Translated by Brill, 1916)

Freud, S.: Totem and Tabu (Translated by Brill, 1918)

Freud, S.: Delusion and Dream (Translated by Helen Downey, 1919)

*Freud, 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1920)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Freud, S.: Beyond the Pleasure-Principle (Auth. Translation from the Second German Edition by C. J. M. Hubback, 1922)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Freud, S.: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Auth.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by James Strachey, 1922)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Frink, H. W.: Morbid Fears and Compulsions (1918)

Hitschmann, E.: Freud's Theory of the Neuroses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Monograph Series, 1913)

Holt, E.: The Freud Wish and Its Place in Ethics (1915)

Jones, Ernest: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1918)

Jones, Ernest: 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Life (Reprinted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ctober, 1911, Vol. 22)

Jones, Ernest: The Unconscious Mental Life of the Child (Reprinted from

Child Study, April, 1916)

Jones, Ernest: The Edipus-Complex as an Explanation of Hamlet's Mystery,

(1910)

*Jones, Ernest: Psycho-Analysis and the War Neuroses Drs. Jones, Abraham,

Ferenezi, Simmel (1912)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Jones, Ernest: Essays in Applied Psycho-Analysis (Ready Shortly)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Jung, C. G.: Studies in Word-Association (Auth. Translation by M. D. Eder,
1918)

Jung, C. G.: Collected Paper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1916)

Lay, W.: Man's Unconscious Conflict (1916)

Lay, W.: The Child's Unconscious Mind, (1919)

Low, Barbara: Psycho-Analysis and Education (Ready Shortly) (Kegan Paul)

Maccurdy: War Neuroses (1918)

Mitchell T. W.: The Psychology of Medicine (McThuen, 1922)

Paul, Eder and Ceder: Translators of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20)

(Introduction by Freud)

Pfister, O.: The Psycho-Analytic Method (Translation by D. C. Payne, 1917)

Pfister, O.: Psycho-Analysis in the Service of Education (Auth. Translation

by Henry Kimpton, London, 1922)

Pfister, O.: Expressionism in Art (Auth. 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by

Barbara Low and M. Mügge) (Kegan Paul, 1922)

Putnam, J. J.: Human Motives (1915)

*Putnam, J. J.: Essays in Psycho-Analysis (1921).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Rank, O.: The Myth of the Birth of the Hero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Monograph Series, No. 18.)

Rank, O. and Sachs, H.: The Significance of Psycho-Analysis for the Mental Sciences (Translated by Smith Ely Jelliffe,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s, Monograph Series, No. 23)

Riklin, F.: Wish Fulfilment and Fairy Tales (Translation by Smith Ely

Jelliffe, Monograph Series)

Rivers, W. H. R.: Dreams and Primitive Culture.

Silberer, H.: Problems of Mysticism and Its Symbolism (Translation by S. E.

Jelliffe, 1917)

Varendonck, J.: The Psychology of Day-Dreams (1920) (Introduction by

Freud)

White, W.: Mechanisms of Character Formation (1916)

上列書中有星點記號者，可由下列地址購買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Press

57, Weymouth Street, W. I.

譯記

中國談弗洛特的心理分析，不算得不早罷。若干年前，我就見到講弗洛特的不少的文章，而這模樣的文章，現在也還繼續出現着。但是，在這介紹的歷史發展上，我們見到一本整本的著作麼？因這現象而驚奇的人們，不見得是沒有理由吧？我想。

那麼，這理由的理由又是什麼呢？這個精微的追索，我們此刻似乎無庸談到，我只舉出其中的一個來，就是，關於弗洛特心理分析的介紹，即在英美也是缺乏適當的著作的。

所以，周恩士序勒女人這本入門著作的話，不見得就是替她大做廣告，甚至捧她。但假如有人一定要肯定周恩士確是這樣無聊，我且請他們看一看各報的評論和翻版的次數。因此我便介紹這本書。

至若譯法，我自己都不曉得我是直譯或意譯（其實這都是無聊的分別。）但這譯文，我相信讀者可以看懂，他方面，和原文想來很少大差的地方——假如不是採用呆板的校

601146

弗洛伊德心理分析

二

對法。原著中有一兩處不大適用的地方，譯文都未曾闌入，合併聲明。

有幾個專名，中國似乎還沒有翻譯，都由我創始了，一定非常不妥，敬請讀者教正。

譯者記於北京師大

一九二七，五。

弗洛特心理分析

此書作者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勒 女

譯述者 趙 女 演 士

發行兼印者 上海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PSYCHO-ANALYSIS

A Brief Account of the Freudian Theory

By

BARBARA LOW

Translated by

CHAO YEN

1st ed., April, 1929

Price: \$0.5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